



臥龍山人集卷十一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子書

崑山葛 芝龍仙著

記

西京石穴記

宋以唐之東都為西京即今之河南府洛陽偃師間地號中州為四達之達非僻在窮邑著峭嶮蒙密之名而中有靈區幽壤若所傳武陵桃花源者異哉宣政間有楊生者在西京山中遇一老父與共語老父愛其風骨勸之隱楊生曰天下攘攘何地可托足耶老父曰恐君不欲耳欲則請從乃導楊生行山石間至一穴老父入楊生從之初極



狹扶服以行稍進則漸廣更進豁然開朗雞犬桑柘陶冶
籬落宛然一都會也老父至一家其人迎門笑曰久不來
矣遂進一尊酒味薄而醇甚芳郁且殺雞爲黍意極懽至
老父告以楊生將往意其人曰幸甚不敢拒也然吾聞天
下將亂亂則以一丸泥封谷口則何由至矣君其早圖之
又曰五穀待以食秫待以飲布帛待以衣牛待以耕犬以
司夜雞以司晨羊豕魚所以羞賓客薦宗社是者不可缺
幸皆有之不以匱乏告也吾所居雖十姓百族然入相愛
出相友此毋詐爾毋虞內無筦鑰外無蓋藏故能徧處以
久有此土也君來卽徒手可也慎勿以金玉錦繡來因指

一家曰是家來未久亦以綺縠珠璣象貝之屬至吾屬聚
而焚之所以息淫巧杜爭競也迫暮楊生偕老父出後楊
生結廬山中鬻其囊橐易所須先寄穴中人金人之亂楊
生遂挈其家人居之天下稍定楊生猶從穴中作書貽故
人道殷勤且招隱焉

臥龍山人曰蘇子瞻讀桃花源記見所謂先世避秦亂因
知漁人之所遇乃避秦之子孫而非秦人不死者也且意
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今觀西京事豈不信哉後人見淵
明之文云迷不得路遂疑於神仙縹緲之域以予論之名
山大川有物司之其通塞顯晦蓋有數焉武陵之桃源不

通人間殆亦醇樸未散之所致也予獨怪桃源之人其戒
漁父曰不足爲外人道蓋誠有意於謝人間世而西京之
人至於通音問結殷勤若恐後之人裹足者而卒不聞後
之人鑿川涂斬荆榛而復踐其地焉物之顯晦信哉天道
豈人事與

從吾館記

昔者先大人築近山之屋三楹而名之曰從吾館高明亢
爽可以嘯歌余來山中已四年矣歸必憇息於此焉將釋
前人命名之義而記之而客過曰昔之稱斯館也其謂之
何豈聖人所謂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之意耶余曰然然則

聖人果何好吾聞昔人讀易而悟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則
聖人所好在貧賤耶余曰此非聖人之志也聖人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者也得志鴻蜚於天不得志
龍蟠於地捐勢棄利而逃於清冷寂寞之鄉此昔者許由
務光之流而非聖人之志也或曰儒者常語仁義然則聖
人所好殆履仁而蹈義耶余曰近之矣而非也夫仁義者
同出而異名應物互見而非可以迹徇也故聖人澤及後
世而不知其仁然而大仁歸焉斷制區別法立於天下而
不知其義然而大義歸焉若夫煦煦然而求仁則非仁矣
孑孑然而求義則非義矣且儒者言仁墨氏亦言仁儒者

言義刑名法術之家亦言義二者將何處焉或曰吾聞君子崇道德然則聖人之好好道耶余曰得之矣猶未也夫道者何物聖人不得已而假六通四達之名名之爾視之不見其形也聽之不聞其聲也逐之不得其首也俄然手持而足行父慈而子孝而道行乎其間矣不知者執一焉以爲道而好之吾恐猶蘇氏所稱眇者之問日也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告之曰日之光如燭舉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逾趨而逾遠矣或曰若是則僕之惑滋甚然則聖人之好果何好余曰聖人之好其在無所好乎無所好則中虛而內靜

中虛者舉天下之有不能以實之也內靜者群天下之動不足以擾之也不求榮不恥辱不悅生不惡死凡物之紛紛至其前者如鸛雀之過於日也而後能四應而不窮是故貴可也富可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不以爲貪貧可也賤可也退而耕於汙萊之中而不恥也有時或放其兄舍其子而不以爲不仁時或殺其人奪其國而群然益服其義大哉道乎所謂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者乎吾聞之聖人之好蓋好其無所好也客乃避席曰至矣乎今日獲聞斯義也請書之以爲從吾館記

郭侯祠堂記

自邑令以上以至方面大臣泣茲土者其餘勢足以威福人其財賄足以鼓舞人弗倦或旣去且死而其子弟僚友足以呼召一世之耳目則向之吏民之屬必思所以趨走承事之不暇或又以名者貴人之所好而不可必得則復爲之立祠以致其尸祝之意蓋風俗度已遍天下而吾吳尤甚然其事恒出于一二人之私號於國中不知也久之而烏鼠穴其中又久之夷于叢棘矣不然者遺民父老猶得過其下戟手而詈之初欲以樹嘉聲而惡名滋茂也今山右郭侯之來崑不數月頌聲作其卒也哭泣之聲盈戶巷大葬之日執紼萬人而復爲之樹松柏創堂廡以效桐

鄉吏民之意然侯旣死非有氣焰足以取之也易簣之時藉草而臥無餘財賄可以奔走其下家本寒素以明經獲選非有貴遊聲勢使人震于心攝于志則是役也所謂三代之直不忘於民也哉吾吳固一都會也人民饒給風俗華茂凡吏於其土者皆思竊之以自潤其下不勝其上之擾之也則朏朏之容必作吏不知自反而反怨其下於是吾民常受刻薄猥巧之號蓋欲一雪斯恥久矣往歲有李侍御者泣吳能搏擊豪強爲事不幸被急徵吳民哭而送之者數萬人吾友嶠初葉君成進士後謁侍御於京邸猶流涕道吾民甚厚今復覩所以待侯者如此以是知吳人

長厚所以奉上者已至而所謂刻薄猥巧者謬也抑天下
初定市獄恒擾譬之湯火之後易洒以清風饑困之餘易
黍以梁肉耶創茲役者皆邑之賢士大夫與鄉之俊民而
潘生澄實董其事疾痛呻吟猶伏枕不忍去是可書也登
其堂有冢翼然存而不夷所謂杜氏之葬在西堦之下其
亦體侯之志與上清宮思齋之自闢其下不測其土之
亦之蟄存齋記凡心齋晉吳國一郡會事入其齋風外
金山之麓余假一椽焉故范氏之居也范氏受之周氏先
是周氏子夜立於岸見光熊熊然起水上以爲漁人秉火
以捕魚也從之光忽滅獲一鯉長尺有半曉起視之目動

而瞬相傳謂鯉之目動而瞬者龍種也放之是後周氏媪
汲於屋後之小池水忽湧起地三尺不防而有幅俯視一
龍碧色蟠曲其中鱗鬣森然兩角白質而黑理周氏媪大
驚呼人往視見風雲擁之而去噫豈昔者之魚變怪爲光
景耶抑龍實穴是以居而始去耶夫龍不當爲魚服魚服
而遊於荒江斷岸之間不殺其身幸也龍之所伏宜深山
大澤茲山土淺而氣疎又非龍之所宜藏也嗟乎賢人君
子之處亂世不能鴻飛鵬舉以遊於絕迹無人之鄉而猶
襲於人間營營焉如燕雀之出入於林幕蜩鳩之決起於
榆枋非所以全跡而遠害也若是者殆龍之續耶余是以

懼既而思之曰無傷也夫苟有一善必期其明負一才必期其形不能好窪以下而進則思盈恥爲雌伏而求以雄成其人雖逃於巉巖藏於絕谷吾知足以僨其事而戕生也誠反是道衆皆察察我獨閭閻衆皆皓皓我獨冥冥視之不欲其有象聽之不欲其有聲惡固不可爲而尤不敢以善自名驕心態色惟務是去而反迹乎太清則其人夾附華轂出入朱戶而已獨立於窈冥之門又况友深松隣茂柏惟麀麀猿狖之與親是仲尼將有猶龍之嘆而大易所謂蟄以存身也因取蟄存之義以名吾齋而爲之記以自勉焉

雙寂軒記

天下莫勞於心而身次之何謂心之勞內有哀樂喜怒以搖其精外有窮通得喪室家妻子以蕩其神旁則倏忽飄散不識其所止引而伸之放於六合之外極億萬年而莫知所窮也晨之所思繼之以夕日之所縈隨之以夢故曰心之勞爲甚也至於身則有間矣有向晦以爲息有飲食以爲宴樂有風雨以節其游止固不若野馬塵埃日擾擾於無窮也雖然簪黻之士勞於朝甲冑之士勞於野士勞於簡冊賈勞於舟車工勞於版築農勞於耒耜婦人女子勞於酒漿巾悅之間天下固未有頽然放廢獨坐自娛者

也而且心之所求身起而營之身之所營心從而憶之心
與身交相勞以至於莫知底極幾何不若野馬塵埃之擾
擾於無窮哉余少有幽憂之疾膠葛沉固之患未嘗一日
去於中天下之善勞心者莫余若也長奉教於君子告以
主靜立極之道用志沉苦累以歲月於是返諸幽獨乃能
悠然閒靜虛室生止焉嘗焚香危坐塊然終日而未有役
也少馳騫於名利之場蓋幾困矣喪亂以來摧機息撞嘗
閉戶謝客客知其意亦不强來脫巾散髮動至經旬興至
好游山水亦聊以自娛不至於頓有田一二頃勅妻子治
之不以干懷故吾黨之稱輕世肆志者或推余焉閒居無

事偶讀謝康樂詩至心跡雙寂寞因取其語以名吾軒曰
雙寂厥有旨哉雖然此亦時會之適然以余所聞聖人之
道則有異也聖人之道無動而非靜無外而非內故無感
而非寂也譬諸鏡然妍媸雖異而本體則一也譬諸水然
波鱗萬狀而湛然不改也今必離寂與感而二之則其人
將至絕智去慮以爲高又將逃於空谷翳於蓬蒿求自暇
逸而不知止毋論勢固有所不能卽能之於聖人之學且
日驚而不返是故虛緣而葆真心之寂也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昔之聖人獨非寂耶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身之
寂也百萬金華之中蔬水曲肱樂在其中明道先生之所

云獨非寂耶後之人若張子房之借箸房玄齡之善謀謝安石之圍棋賭墅劉穆之之五官並用孟珙之軍中讀易竊以爲皆得於此嗚呼寂之時義大矣哉余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柳庵記

余嘗榜所居之室曰柳庵客見而問曰何義也余笑曰名從其物何義之有子不見吾中庭之二柳乎此先大夫所手植也高百尺大且三四圍矣余日居柳之下能盡柳之變方春夏間柔條綠輒有黃鳥來集葉茂鳥微窺之不得久之見奮迅而去遺音睨睨可聽也每秋高時落葉封

苔令人慨然有遺世之思冬夜月出地如積水枯條隨風宛轉似荇藻開合凡此皆余所以樂於柳也獨仲夏熱濕生虫名載飛毛著人懣楚不堪然其劇不過數日當其劇時走舍北僧舍避之而已因私念雖甚若不若所娛之多遂憇焉不忍伐且余居湫隘水無淺沼足以養蒲茨陸無甃欄足以樹杞菊往歲有老梅四株修竹數竿爲大水所敗弃去獨依依與二柳居而以名吾室也不亦可乎或曰元亮歸隱宅旁種五柳中散善鍛激水環柳鍛其下子將竊古人以自況也余則何敢且今人之得比於古也亦各有在矣冠折角者寧卽林宗捉蒲葵者豈遂安石哉客曰

善退書之爲記

鏤隱庵記

鏤隱庵者吾友二勝禪師之所居也勝師自吳入閩七年而化去至於今又三年蓋勝師之離此庵將一紀矣先是有弟子守之而不克終今欲舉而授之人然則物從各地從主人者不知誰何也余諄諄焉仍繫之以鏤隱復從而記之不已固哉葛子曰此余記之所由作也在昔靈區異壤天下之公器也一旦有賢者從而居之雖歷數千年嘗繫之名而弗去遊支硎者若見道林之放鶴而招駿也過虎丘者若見短簿之朝出而暮歸也入包山者若見靈威

大人之跪而受書也此數千年中豈無人焉誅茅結茨從而繼其後哉一與之名雖有賢者皆若避焉而不敢與之爭然則茲庵雖小豈異是哉方勝師之未至此也其爲何人之所居余固已忘之矣繼此以往雖歷數傳吾知不能與勝師爭此土也在賢者且不敢況下此者耶則爲之記曰由崑山城東門以出約三里至新洋江之尾有玉柱塔焉循塔而北水道紆曲又三里有圃一區在野田中遙望草樹蓊然入其中前列方池後羅修竹水被菱藕陸饒果卉果之屬若桃梅橙柑者不知其几也卉之屬若天燭水仙者不知其几也皆叢堦蔭檐接於几下中有老屋數椽

既塗旣茨對之喟然曰嗟乎此吾勝禪師之所居也後之人有欲至而未由是路者從老婦稚子而問之斬荆披草納履而入徘徊嘆息至不忍去曰噫嘻此昔者勝禪師帶經而鋤之地與或欲至而不能至雖未而如獲至之者得余記而讀之有所畢然而深思焉悠然而遠望焉不出戶庭而已登鑿隱之堂也是余作記之意也夫

張氏墓田記

自淮陰侯之母死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而後之致孝於親者皆以高大其冢爲能事然吾觀富貴之家不及數傳子孫以墓道之相望也不勝曠土之誅求困於徭

役以至身受笞撻者有矣且鬼蔭之說興維吉壤是賴世家大族至有越數百里而營葬者其子孫或憚舟楫之繁壺漿之費遂致閱時踰歲不歷墓門余常往來山中過徐尚書墓見其丹牖猶存松楸拱列而問其子孫已數十年不至矣噫何其忍也由前之失創業者之弗審由後之失則子孫隕越之罪也張氏墓在茜涇鄉去城五六十里爲吾婦翁受先先生葬其先公先夫人之地而已與秦宜人耐焉者也先生雖貧而不敢薄其親故墓廣數十畝濱於大海戎馬之所繹騷居者弗寧行者戒途隧道之外一望蓬藿於今已有不任征求之懼而先生之長子死孫幼少

子雖隸博士弟子籍以身受踐更一歲之中扶服於公府無寧宇於是春日埽除之役或至間歲乃一舉焉嗟乎斯亦弗思之深也柳子有言近世禮重拜埽每遇寒食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而忍使先生父子失歲時之享耶自今以往願張氏之子孫周卹其墻垣封植其樹木勞來農人爰荆爰藝漸致衍沃維是饗殮之需不足以供以急公上其母闕也而寒食之祭必親必以時雖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先公先夫人之靈實式馮之矣至余墓田之置非以云助也聊致其其缺然失其展布之私爾聞之公卿之後必復其始他日張氏子孫有能光寵前人若史所稱推牛上冢者則是不腆以犒從者可也田十畝在墓旁數十步佃某某昔者內弟于婁有貸於我不能償因以來畀今復歸之張氏取其贏以祭於墓禮也

石樓庵記

石樓庵在彈山之腹兩丘如腋左右相抱而庵著其中有深靚之致吾友無聲禪師居之繞庵樹枇杷數十本當其實時若金丸錯落於翠葉之中可觀西南望適當震澤惡其顯也修竹蔽之從下而望不知其內之有居人庵止敗屋五楹漸圯無公稍修葺之遂蕭然間素下有泉試之

甘芳歲大旱而不竭從左級而登方廣數十畝皆有怪松
巨石錯立步武間近望犀脊蟠螭諸山蜿蜒相向槎山僅
一培塿然繞山之麓遍植梅花方其花時積雪數里遠則
巨浸渺然所謂震澤也風帆水鳥上下其間若動若靜而
七十二峰離立波際皆有情態數百里外銅官諸山明滅
烟靄中余告無公曰僕常北涉淮南至於四明自是以往
不能游也然吾友有好游者足跡遍域中告僕曰吳中山
水之美或海外蓬萊方丈之屬過之他州不能及也昔年
朱山人白民結廬蓮子峰下以泉石取勝然出戶而望四
山障之不可以眺遠豈若茲數百里內外若在衽席參差
掩映近延野綠遼廓超忽遠混天碧哉地之勝槩尤宜於
月之夕風濤之晨而恒爲雨露風日之所侵不能久立他
日當構一亭於上翼以小屋三楹負一囊粟致之公以爲
朝夕之膳披敗衲而默坐其中雖瞿硎先生之石室孫氏
之蘇嶺豈能過哉無公日子姑記之俟他日落成而陷置
之壁間

徐氏園亭記

昔我先太常列第城西以居而買園於城之南北其南者
曰南園北者曰北園南園者有陳氏僦居之不時至北園
則在山之陰山橫亘於東西至園而若剗其中以居之從

園而望山環抱焉巖石峻子艸樹幽邃至是有加蓋崑山之勝於斯爲最已余童時樂之一月之中攜僮奴輒數過及長而與賓客飲酒懽笑於此也後吾宗之有是者舉而售之李氏李氏得之弃其舊而新是圖鑿池架屋倍好於前今所存者惟南望古桂數章其西有丘丘上長松落落三四株無改舊觀而已近李氏子復不有之舉而售之吾友季重徐氏方園之未歸於吾家也聞主之者爲顧君其顧君之自闢之與授之誰何者余不得而知也其後歸之於李則余已不能時至矣歲時一過主人不在每徘徊於古木高軒之下愾然以出今乃復與季重揖讓於其間也

嗟乎凡物之無常也三十年之中三易其主也則天下之物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而我適從而有之如郵亭之過客偶從而寄焉爾而或竊竊然執之以爲已有不已過耶季重好讀書愛客惜余久留山中不時歸歸而囊書襍被而至季重爲余潔酒尊焉相與感此三十年之中宗國之淪亡鄉井之聚散親戚朋友之生死離合因嘆風俗之日變而我與汝交一臂而已失也其亦有足悲者乎昔賢謂洛陽之園所在皆是步屨所至卽爲我有余常愛其言之名通然則余歸而數過季重安見徐氏之園亭不復爲余之所有而執是以觀余之所有且不止徐氏之園亭已

紫來館記

紫來館者余爲紫中李先生而名之也先生不好遊然人以車迎之百里內外無不之也余來山中者五年先生爲余亦三至山中矣來則相與焚香飲酒間作小書自娛不他之也館惟兩楹殊隘陋余稍塗茨之以冀先生之至或曰先生已神遊化人之宮而將居瑤臺懸圃之間視子之居猶積蘇也何辱焉余曰不然人苟不能齊物我得喪而一之豈獨積蘇之不可居哉一日厭心忽生雖瑤臺懸圃欲褰裳去之者有矣如能一之而不生同異其間其視瑤臺懸圃之與積蘇無以異也焉知先生之不以此積蘇

之爲瑤臺懸圃而於焉徐徐於焉於乎子休矣或曰昔者伯陽氏之西入流沙也關尹喜見紫氣東來而邀之函谷關強令著書世所傳道德五千言是也今先生伯陽氏之裔也世之學伯陽氏之學者未有若先生之醇且深者也而子之居適當郡城之西子豈望其紫氣之東而以子之館爲流沙之一隅耶余欣然曰有是哉有是哉雖然余於關尹氏無能爲役又何敢云姑記之以俟先生之來書而示之

臥龍山房記

或問曰子之自命爲臥龍山人也何哉余曰僕之居蓋在

光福玄墓之間云距僕之居約一里岡阜平行修然橫亘如龍之舍其蟠屈而偃卧其間土人名之曰臥龍民居其下者百家負山而面湖風帆之往來水鳥之飛翻向北而望近在几席山麓雜樹群木而樹梅尤多方春花開始若積雪僕與其地之農夫野老羸童牧豎飛鳥走獸晨而游夕而歸也以爲茲山僕所有而僕信爲山中之人因舉以自命焉或曰吾聞山之名以百數子何獨援是以爲名余曰僕初蓋號騎龍山人云騎龍之山三峰轟然開牕而望烟靄日變僕尤樂之取以自名或告之曰龍神物也不可騎騎龍殆屠龍豢龍之屬也吾聞君子之立言遠忌諱云

危殆盍易諸余是以更茲號焉或曰昔孔明之在隆中也人目之爲臥龍諸葛之葛猶葛也子取是豈引以自況與余懼然曰噫是何言也凡物深夫無其實而有其名無其實而有其名是僭也且吾聞鍾會之告司馬昭曰嵇康臥龍也不除之必爲公害是又一臥龍也二者將誰放由諸葛氏言之流聲竹帛勳業爛焉僕老矣甘與草木同朽若者非敢望也由嵇氏言之君子之涉末流不能儉德避難全其天年而以剛傲賈禍義無取焉又僕所不忍出也是二者咸謝弗敢居或曰然則子之自稱爲臥龍山人也何哉余曰不已告客乎距僕之居約一里有山焉岡阜平行

修然橫亘如龍之舍其蟠屈而偃臥其間土人名之曰臥龍僕與其地之農夫野老羸童牧豎飛鳥走獸晨而游夕而歸以爲茲山僕所有而僕信爲山中之人也因以自命也郃之鼎肅慎氏之矢繫地於物所以別於其族也亦假此義焉爾客退遂書之爲臥龍山房記

下學齋記

君子之學聽其一言而已其中充然有餘者其言必溫溫若不勝者也其中枵然無所有者其言必窮大失居而愴恍自恣者也金張之相見也不矜貴白圭計然之相見也不矜富何則彼固其所餘矣一命之士乃始向其里老而

誇天家之榮千金之子自以爲田園之碩大繁衍莫予若也而人亦竊竊然笑之以爲其見至於此而止也雖然此蓋誠有之而非可以貌襲也夫以貌襲者守之恒不終朝譬之張弓然張之過甚則後之弛之也必過於所張亦其道然也故曰貴而益謙醉而益恭是猶之傲與醜矣蓋古之偉人志士其學益進其心益虛其心益虛其氣益下若諸葛孔明之澹泊寧靜卽伯仲伊呂何愧哉而乃自比管樂夫管樂非孔明匹也劉越石志大才疎是以不免羗羯之難以桓宣武之雄才大畧似爲過之乃聞劉家婢以爲神似司空輒大喜過望此其意念深矣皆非苟然者葉子

九來少之時通敏好學長而聲稱藉甚工書法通詩古文
辭今世之文人才士未有過於九來者也乃近扁其齋曰
下學而問記於余若不敢言窮神知化之功而循循守其
洒掃應對之事噫卽斯一言何其氣靜而思深也嘗試以
余一身論之束髮受書心滿氣盛視天下之人舉無有也
裁量古人論斷當世每矜氣好奇至於今馬醫夏畦之人
一言之善自愧弗如壺觴俎豆之間周旋折旋輒嘆其多
悞也余非能學殖致之使然特以身經患難年往歲徂氣
已竭而精銷亡故蕭然疲役而知所歸豈若九來年方壯
盛浸潤詩書之澤切磋朋友之誼以至之者哉故余姑置
下學之義而獨舉其命斯名者以見君子之學果在歆然
不足而嘆世之好自炫煌者之可愧也

舊几記

我母何太君之來歸外家贈以舊几一曰此汝葛氏之有
也仍以貽汝几長一尋有羸濶四尺髹漆完好肌理瑩然
實我運使澄原府君之故物也府君有女嫁於李几爲奩
贈中物李有女嫁於柴輟以贈之柴嫁我外祖母於何復
輟以贈而外祖母取以歸我太君者也其爲物歷四姓閱
五家計其初當在世廟之時迄於今蓋百餘年矣其間王
室之存亡國家之興替固不敢道卽以此五家四姓言之

蓋吾澄原府君之子孫至於今稍凌夷也讀書好古之士
漸少人焉李氏視吾府君之家而加甚柴之後尚有聞人
然求如京兆駕部之時豈可得哉自余少時猶及見吾外
曾祖外祖舅氏以及吾中表兄弟也不及二十年死亡相
繼殆盡今所遺者煢煢一孤子耳澄源府君號爲東葛而
吾家爲西葛一本之子孫四十餘人於今爲庶然豈及吾
太嘗府君全盛之日也由是觀之一邑之中富室大家皆
已奄忽寥落不同之若此而獨此一物塊然在室完好無
恙可不爲之流連嘆息乎然則一物雖微固吾葛氏之寶
玉大弓也吾子孫其可忽諸因爲此記勒之左方以告吾
後之人近代用物競尚淫巧不數年輒毀頓今此几已百
年度其後尚可得數十年也以此知國家昌平之日棄浮
華而尚堅朴卽一物有然者後乃爭事苟且而事隨以壞
吾之感慨豈在一几也哉

澆泉記

泉水欲其新雨水欲其故此言傳之自昔頃葉子九來述
錫山友人之語乃有澆泉法因記之其說以泉久則故故
則垢生法宜取羣器之水會爲一器約七八分止以江湖
之水二三分注之取杖旋繞令之極均久之泉則浮而水
則沉蓋泉性清清故浮水性濁濁故沉垢亦隨濁水而沉

也烹而飲之味自別又云但汲泉時攜泉旁小石數十以歸每一器中投以一石蓋石者泉之母子得母而長生又宜數數旋繞使之常流流則不壅而味鮮此二說補水經之未備記之以遺好事者

夢記

丙申中元之夕夢與石齋黃先生機部楊先生同侍崇禎皇帝側二公各有啓事皆動色極諫帝意殊不悅余時亦若托廷臣之末者進曰語云欲得臨難死節之臣必在極言敢諫之士此二臣其選也皇上方當崇顯之顧欲摧抑之耶帝意益不悅余復謂二公曰凡此義當然也若沽直

名以取高位又非二公所宜盍掛冠神武門行矣二公極歎賞余言旣而遂醒則躊躇曰余向者其夢耶茲其醒耶回思十餘年間細柳營蒲依然垂綠碧血箕尾俄焉長逝痛行邁之黍離念師友之煙滅歌哭不足繼以長慟忽然大醒則前此猶在夢境也莊子所謂夢之中又占其夢此之謂與嗚呼余與斯世忘情久矣方當去妻子離城郭徘徊於窮崖絕壑之中盡此餘年乃所夢如此則未知余已忘情耶否耶抑忘情之是而不忘之非耶非所知也雖然江東之鄙人未嘗得見天子而攀龍之號猶在夢寐聊記之以發一慨云

中秋夜遊記

戊戌中秋飲和道人來相期爲蕭閒寂寞之遊於是牽一小艇挾兩蒼頭一童子以行小琰輕簫茗漿鮭菜之具畢設出東門訪二勝禪師弗值留一絕句而去附城而南過呼子德下草堂與同載復東南行三四里至千竹廬則淳源上人所居也中有方塘盈畝種菱滿池淳公採菱實以進食之至飽味鮮脆不類市中所有時日暮余與飲和德下復爲蕩舟之役沿緣荏葦間約二里忽清波瀾渺四望浩然相與顧而樂之遂放舟中流令童子洗琰進酌余且飲且誦近詩命飲和度曲德下吹洞簫和之驪甚遙望月

色微茫遠樹葱籠莫辨風露雜至蟲聲淒惻夾岸農夫漁子環立相視弗顧也德下欲歸酌之巨觥三始聽去余與飲和返宿於千竹廬蓋已達二鼓矣嗟乎中秋一歲之令節也貴游子弟飾巾烏戒歌舞從容於廣氈細幕者相接也余獨徘徊於荒江斷岸之間以爲樂其非人之情與試譬諸飲食有願飽梁肉者此終身馳騫於廣氈細幕之中者也有旣饜梁肉乃以蒹藻之品爲美者此厭廣氈細幕而遁於荒江斷岸以自娛者也若余則終身藿食而已而猶採薇蕨烹芹蘩而進之不止不几螯於口而蹙於鼻耶雖然余烏知余好之爲非而人好之爲是也當其欣於所

遇期於適已之適毋相笑也因退爲之記

包山遊記

有序

戊戌九月望前之一日渡湖至包山十月朔後四日復渡湖歸其間八日游覽八日阻雨游石公登縹渺後疲於給賞爲休息者三日湖中往返二日凡二十一日相與精舍清譚閒閣縱酒倚徙松石之下逍遙橘柚之旁不能悉載也興會所及作游記九篇大抵探其名勝之卓卓者或情緒偶觸時附見焉山多蘭若云創自天監時以越在山北不及游如天皇寺寒山寺明月寺東湖西湖寺之屬角里村爲角里先生遺跡土人云遊宜以春其時多桃梨花望

如雲錦皆未至以俟明春復游焉初渡湖平流竟進其歸也風水相擊聲似怒雷舟欹側欲覆行人震掉失色因笑名利之客冒風波以涉險阻中有爲也余所爲山水乃復屢犯之以與河伯衡命耶并記之以示好事者

記一

季秋望前一日同歸子玄恭渡湖是日霧作行十里始斂微風不興湖平若縠薄暮抵包山之麓負行李入包山寺疎林月色中捷步從之約三里乃達訪固如禪師留宿樓上累日鬱蒸同於盛夏疑風雨且至夜半夢中聞大雨聲呼歸子曰雨至矣日得渡湖幸甚徐察窓牖間清光映入

不類重雲敞之者啓戶視之月色澄鮮疎星歷歷始知風
人松林崩濤怒急乍大乍小如雨聲疎密耳復呼歸子告
之相與一笑歸子隨起援琴而奏洞庭秋思琴聲與松聲
相間也蕭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是夕也殆兼
之

記二

次日遊羅漢寺長松瘦竹參錯可愛主人雪山余舊識出
茗飲余引上層巖下臨芙蓉數枝俯仰娟秀因同往觀卧
龍松行二三里造其下松倚石橋下歷澗道水涓涓有聲
其松偃蹇突兀鱗爪怒張攫擊作勢宛然一龍也同行者
曰每當風雨大作好事者薄而觀之澗水暴怒濺瀑成虹
上拂松枝陰雲蒼鬱下壓松背輒有奮迅欲飛之勢真奇
觀也惜不得親覽其勝余坐石橋徘徊久之歸子猿掛下
上其間日夕始去

記三

過林屋洞靈威大人受書處也聞嘗遊者云蛇行而入可
一二里至隔凡二字止中有石牀石竈石鐘石磬之屬往
年余秉燭而來時四月水潦降不能行入數丈卽止見石
乳垂垂若筍蝙蝠撲人水聲悲激而已今年秋水大至復
不能遊徘徊洞側爲之歎息遂上曲巖奇石林立如龍如

臨龍山人集 卷十一
獅如虎如象蹲踞俯仰不名一狀因笑造物者爲是區區也惜無深松茂柏蔭庇其間然遠望湖水如練群山帶之漁舟渺忽輕鳥飛翾眺望之美於茲略備下至暘谷洞土人云谷向東南日出所照故有是名石壁題名殆遍中有紹興紹熙年號文漫滅不盡可讀詳視首尾知爲李彌大園彌大者宋時參知政事也余與歸子選一巉巖列坐俯視絕壁數仞蘿葛蔓接楓栝倒懸遠聞田間流泉潺潺作響極遐曠之致紆道曳杖歸忽逢一樹數幹拔起蒼翠芊鬱中一枝橫出至五六丈倒地復起異物也使移植曲巖之上遊者驚相告焉婆娑吟嘯豈惟余二人物之各視其所遭蓋如此

記四

已丑四月來遊包山留五六日卽去未能窮山之勝今來山中眺望多恍惚獨福源寺者余之所旅凡寺中所有猶能億之蒼松夾道徑一里深箐密竹中聞流水澌澌然入門羅漢松一株蒼古奇特垂千年物皆如故急呼寺僧出見面目畧可識往時余挾一客二童子來今盡無恙問寺中僧八九人已去者有死者殿之右廂憶一僧閉關其中戶外竹樹閒靚今漸圯殿後廢地獨已建傑閣莊嚴殊麗視昔有加嗟乎凡物之無常也興者廢廢者興死生去

來舉未可一概也雖然以余觀之終歲之內旬日之間成
毀廢置有不可意測者忽忽十年又何足怪固公云去寺
約一里有古樹極可觀僧引至其下大幾十圍能庇數十
牛壽藤冒之如刻采恩如織羅網交加蒙絡殆無隙處山
中多異木此樹與暘谷之紆道者地僻左爲遊觀者不及
特詳記之與後來者有考焉

記五

遊福源後一日辨明余與歸子出包山寺至消夏灣買舟
而渡遂遊小龍渚大龍渚歷琵琶灣抵石蛇而返掉焉消
夏灣者相傳爲吳王避暑處也太湖之水浸灌諸峰包山

則環而抱灣之水獨以一面吞吐太湖水與山交相抱也
中廣十餘里饒菱蒲水色澄碧一望泓然舟行六七里遂
達小龍渚遙望石已纍纍近而察之坡陀坻嶼皆傍水涘
樹懸莎覆俯仰中度類園亭中位置者山不甚高其上無
奇石怪樹舍之不登沿洄至大龍渚則耳目變易令人錯
愕驚視輕舟循其麓則石之若屋者若屏者若碑者若柱
者若秉笏而立者若介冑而侍者自上欲下若群獸之渴
而趨水者自下欲上若龜鼉之屬睛而獻曝者一龍昂首
奮迅欲出有龜左顧蹒跚其側賦物肖形殆非一狀振榮
行其上則如倚如欹如臥如藉如蹄股之交加如斷齧之

相向猿引而度俯視其隙蛇伏而行睥睨其旁悉足驚心動魄吳中名山水多矣未有振奇若此者琵琶灣石遜於大渚而水擊巧露猶存其意石蛇不附包山獨峙水中王文恪公記稱其最奇舟造其下石之雄偉磊落絕似大渚掠其麓屈曲玲瓏弗及也上無居民獨見樵夫數人丁丁伐木舟子促歸亦不及登焉土人云石因水嚙軒豁見怪故石之奇詭錯立者皆在其下今秋多雨水實其腹則隱顯恒半石蛇之奇亦以水掩耶姑記之以俟其涸重游焉

記六

是日放舟明月灣由明月灣而上舍舟從陸居民面湖負

山鋪石爲堦屋宇整好湖濱多橘柚人行山上如履橘柚之杪雜樹蔽虧從蒼翠中時見湖光渺然約三四里乃造石公則石公之奇非龍渚足抗衡者山之趾怪石林立者以千百數最著者曰盤龍洞曰石梁曰天門曰千人石曰石屋山之巔大石嵯峨者以千百數最著者曰歸雲洞寂光洞曰雲梯曰聯雲嶂曰一線天盤龍洞相傳有龍浴其中空洞盤曲石上猶存鱗甲形石梁以天台取象兩巨石對立中橫一梁長五尺濶尺餘狀若魚背遊者舉振掉焉舟行水涯見大石中闕遙望窈然上有桃樹一株方春時落英濱紛疑武陵漁人捨舟從入處是曰天門一石如砥

下薄湖潯方廣數十丈或望月或垂釣皆絕勝名千人石
石屋下潔如甃上平若削中容遊者數百人然水滿不能
時至一僧居其旁二十年遇其涸僅一造焉爲予語其狀
歸雲寂光其石皆突兀最高歸雲中曠外周欄楯可坐眺
寂光稍溢而內有石如雲之下垂雲梯聯雲嶂皆石勢挿
空巍峩竦桀一線天石壁夾峙入其中天渺如一線攀援
而上傾側欲墮戰慄無人色旣上始慶脫於險也石公之
名勝約略盡此大抵石公之麓與龍渚之麓負異爭奇往
往畧同其怒立之石嵌空之嶼頃刻變怪皆足奪人目矇
眩之聲鞳鞳之響震動於水上皆足駭人耳引手側足屏
息接踵以行於嶮嶮之地皆足懾人氣故遊者每鑿於近
矚未暇遠覽惟登石公之巔則內美旣得徐視其外空濛
縹渺水天一際遠則茗溪陽羨諸山隱映於側近則三山
諸峰浮沉於前風帆水鳥翩躚容與皆若呈巧獻技於下
飄飄乎凌雲氣立霞表舉體爲加適焉耳目爲加曠焉回
視龍渚不能及也水際二石如人立石公之名以此或云
朱勔花石綱曾採於此石已入舟復墮入水挽之不動乃
弃去今之石公也石固有神靈耶是遊余攜襍被而行乃
一宿石公菴而返

記七

包山之遺跡以昔賢名者林屋洞范蠡宅角里村毛公壇
吳猛宅至著毛公壇去包山寺尤近日薄暮曳杖而往意
仙靈練習之地必有遼廓高曠之觀足以怡情悅性者及
至無所覩獨見衰草亂石而已一二居民廬其旁炊烟犬
聲時出籬落間問所謂壇者累石爲之方廣數尺叢棘生
焉豈仙人裹飯絕跡之地固不擇而蹈耶抑清虛洞府駕
蒼虬而騶白螭者固自有在非凡俗所見耶抑向固有巍
然傑然之觀閣而今已蕩爲輕塵耶吾讀高季迪詩有云
歸出白雲外空聞仙觀鐘則昔蓋以羽人道士守之而今
已亡也

記八

包山西山之總名也群峰以十數登而望之輒有所障不
障於前則障於後不障於左則障於右蓋群峰各自雄長
而莫能讓也惟登縹渺則群峰盡偃伏以避其尊而是峰
亦若飄忽湧出於其上七十餘峰離立水際者亦皆如拱
如揖不敢與之爭五湖之水蒼茫浸灌莫可湍倪登是而
望遂窮四際震澤失其廣焉茗溪陽羨諸山在數百里外
者重巖疊巘悉効奇於前勢旣遼遠色若青碧岸湖平陸
草樹邨落隱隱若可見微水界之縱橫如溝澮度皆名川
巨澤也湖中小山如流撼株如聚積灰萬斛之舟風檣往

來如群鷗之浮水上大哉觀乎蔑以加矣於是藉草而坐
坐而酌酌數行而去旣而歎曰余之來是遊也未常不陟
陟則無不覽也未嘗不以爲振衣千仞之岡而所望無涯
也回視而見益高者則更陟陟則向之所謂千仞之岡已
成培塿焉凡數陟而見輒異今登縹渺而知前此之盡培
培也然余吳人也遊不出吳越行且歷衡嶽登泰岱上峨
嵋而望之一旦見日月經其旁雷雨出其下安知今之適
適然驚者不更爲培塿乎因記之以爲遊觀者告焉雖然
不獨爲遊觀者告也

記九

余旣登縹渺而輟遊事理歸棹乃以雨故阻山中越五日
雨益驟連日夜不息遂復盡泉之勝一觀於石橋石橋者
包山寺前橋也旁列兩石幢刻唐人手書佛經記會昌年
號古松六七株蔭之長身特立蒼翠挺秀其間竹樹環羅
巨石礫砢交積晴時泉聲澌澌雨後勢益壯相去百步響
踰轉轂拂瀑濺衣爰若霧合敦杖久之始去再觀於寺左
水從毛公壇出地勢平行水亦漫流時有激射旋爲深淵
輒不可竟涉諸上人相攜出遊余曳杖從之一小師跣足
凌踏其中有物外風致雖無深澗巨壑水作數道奔流於
長松茂柏間對之蕭然神遠復觀於空翠閣閣在寺西偏

爲遊觀勝處泉水兩道激盪至此始合繞其堦而去石橋承其下流水聲尤壯細語不聞竹樹蒼其簷橘柚垂其左西北一隅獨披豁開朗遙望有山頽然是夕東山周君招飲余與歸子依檻聽之洶洶若崩屋令人曾無痼疾周君云早起尤可觀水從西北山塢來山沙色黃衝突齊下從閣上望之有若黃龍自天天矯獨降而後奔入於澗時薄暮水色澄清畧見微光明滅而已然入澗尚怒如白龍蜿蜒向東飛去雷聲隆隆繞之不絕

秋日游天平嶺記

庚子八月十二日雨初霽秋氣澄遠遂理游事同游者一

從叔一弟子及姪各一人薄暮抵郡城王氏宿詰旦遊虎丘歸宿余蟄存齋十四日遊天平嶺嶺從范氏廢園而上群石錯立曳履其間如以齒戴足投杖鏗然有聲可聽至白雲泉泉色正白土人云甘潔可飲泉旁有僧居僧已出不及試遂登蓮花洞洞卑幾壓人背行者皆匍伏而入中有老僧居焉附石架屋甚楚楚門外有一巨石登眺甚曠瀹茗飲余連啜之覺渣滓盡去由洞而西至小石屋石屋比洞稍寬前有桂樹一枝華初放香氣襲人瞑目對之移時始去屋更精好器皿欄楯位置皆合似幽人逸士之爲同行者云僧偶出門不復閉遊者汲泉烹茗坐臥自恣噫

茲山去城郭二十里卽淳風可想耶因踰嶺遊法螺庵過
寒山寺從支硎嶺登中峰復下選大石坐而飲焉數者皆
余所熟遊然法螺之泉石窈窕曲折可思寒山寺前秋水
澄泓坡坳舒衍支硎嶺上內望巨石聳傑外視林麓葱鬱
卽數過不厭也飲罷曳杖歸月色在樹或蔽或顯同行六
人皆穿林莽拂草露而行仍抵蟄存齋宿

遊天池華山記

明日遂游竹塢從松徑蒼莽中行忽見一水甚澄潔旁置
畧約遙望草舍歷落竹樹森立文氏隱居之地也文爲相
國之子世亂躬耕於此不見五六年矣阻於同行不得入

惟坐岸上弄水踰時而去遊慧文庵庵前一池左峙塔右
跨橋余敦杖立橋上悠然有莊生濠上之想久之花氣芳
郁知庵中桂盛開也入門竹色蒼然可愛主僧延客遍游
屋不壯麗獨雅潔宜爲隱君子之居別去入天池萬松夾
道亂石間之旣至則群峰轟然若在雲際積坳爲池幽隱
莫測衆石交加錯互不可名狀草木蔓蔽一望蒼碧大抵
吳中諸山或曠或幽兼包並蓄惟天池獨以幽勝入其中
天地忽爲加邃日月以之益涼陰翳悶鬱改易視聽非高
人勝流當之必有如柳子厚所云凄神寒骨不可久居者
坐池上久之登默然洞洞不甚廣中有一泉極泓渟四顧

鬚潔主僧出茗相飲上蓮子峰大石如林瓌傑不常下有
朱髯名鷺號白民白屋三楹今已毀向年余欲葺之爲縛禪地
迄今未獲每過之輒自媿入華山寺宏敞如舊右偏小閣
余與茂苑朱子虞山嚴子曾宿焉昨歲朱子物故而主僧
含光上人亦他往矣出寺行松石間約二里奇樹怪石繞
以流泉鳴聲澌澌然松風間之風泉之聲有時莫辨日欲
暮遂取道歸攜酒飲於照山山拔地數十仞披草而入有
大石如虎丘而過之雜坐其上月色浩然周望四際草樹
林麓蒼茫隱見疑在異域相視嘆絕二三子皆縱酒至醉
而反

游玄墓記

十六日抵虎山橋虎山望月中秋絕勝是夜浮雲蔽之矯
首嘆息而已宿於橋左之佛閣明發至青芝塢假館於董
氏之丙舍墓前桂樹數百株芬芳沉鬱左右披拂小憩石
上卽相攜游玄墓路經桂香中襲人衣裾久之與之俱化
去玄墓半里鐘聲吶然出於林木之表令人神慮頓易登
雨香橋街術完好樹木葱蒨入寺莊嚴殊麗洵吳中蘭若
第一登眺之美向推大悲壇今灌木叢錯鼯鼠上下其間
湖光山色杳然莫辨笑語同行者昔人堊王晉卿壁間畫
竹謂恐動人淫想今之上人豈此意耶登藏經閣閣新建

其東爲殿角所蔽望西南隅群松落落交映戶牖遠山重疊湖光渺然漁舟數點翩反往來極眺望之美或云去殿角東南隅則益勝余曰非也善傳神者頰上三毛而已善畫者亭子一角遠山數峰而已必屑屑焉具衣冠遍青碧之爲美斯人寧可與微言日將夕僧留飯伊蒲辭之歸飲於朝玄閣閣董氏所建也是夜月益皎四山入座蒼翠獻奇桂風繚繞撲人不絕疑身在衆香國中曉起見髻累累出牆上折桂枝幾盡驚問之始知山中群卉四時雜植而春之梅秋之桂尤盛桂將放賈人遠近至土人折以售之老幹頽然覆以糞土則明歲復盛折必在初放時不待隕落余之來遲一日則不及見矣因嘆曰此何異髡已氏之髮而斷官人之手吾其行乎遂反棹

游靈巖記

舟過山塘爲靈巖之麓同行者畢登問繼公則赴虎丘之席昧爽行矣山路平坦徐步甚適山半得二亭一曰落紅一曰迎笑皆繼公所名未綴數語風致可想遊西子洞望韓蘄王墓碑巍然立田間想其錦衣躍馬野服騎驢之日爲之慨然將入寺下臨巨石縱橫錯互旁有採石之禁昔年小司徒馬君所立因嘆斧斤所傷卽名山不免入門樓閣高壯亞於玄墓獨法堂相埒堂前古桂二株高數丈蔭

約一畝周以欄楯客不得造其下翠葉金蘂披拂掩映香
氣郁然酷烈有加吾目中所見桂樹多矣未有及此者抱
膝靜對移時不能去觀日月并遂登琴臺臺踞山之巔石
更瑰傑跌坐遠眺數百里內湖山皆見山中種稻分早晚
青黃相間爛若雲錦勝於三春麥秀時嗟乎憶余初登是
山方弱冠佛像圯倒塵土覆之頽垣斷礎鞠爲麋鹿之場
輒嘆法王鐘鼓恒不自保豈獨伯業銷沉足生太息一旦
繼公主此不數年遂成叢席雖山川泉石無改其舊而殿
閣鉅麗絕非昔時然則物之成毀其有常耶循山之後行
林樾間歸宿於蟄存齋

游仰天塢記

既游靈巖歸同行者皆去余亦息游事越三日興未已復
就徐山人張居士謀之二君曰去茲數里仰天塢絕勝子
能游乎余曰諾則曳杖往將至行沙石中不辨逕路疑境
已窮轉入逾邃忽然中開奇石羅立古木蒙絡臨一坎窪
然以深竹樹參差綠縹蔚蒼令人驚愕失視山鳥松颺飛
鳴上下若在異境嘆曰吾今日疑墮化人之域徐山人云
遊之樂二昔人所稱奧如也曠如也茲地之奧既寓目焉
有曠焉者盍與子同登則振策而上從右級約數百步心
目頓開豁然舒朗百里內外草樹邨塢碁置星布落落可

愛因選地共坐前踞大石其半下墜如雲之欲崩徐山人
指示舊城之基始知吳王建國連山跨谷俯瞰太湖故相
傳響屨翫花采香諸蹟不越數里內今去郡城約三十里
遷築之日未知何代吾安知數百年之後不更改卜於是
耶人世推遷何常之有石旁有鉢盂峰高一尋廣倍之狀
類鉢盂故名下臨一石亦作欲墮狀兩石連綴不盈尺搖
之能動而不崩落可異也造物者豈亦有童心與

泛湖記

已爲巉巖絕壑深林叢木之游則必有蕩漾容與之觀足
以舒其志暢其目而游之道斯備余游仰天塢後二日復

來青芝謀游事余曰其泛湖哉侯齋子曰渡湖而往有卜
者其言信余其試之同行者曰然遂操小舟越東西崦至
游湖游湖五湖之一或云范蠡載西子從此出也俯仰遺
跡喟然興懷是日天微雲水光山色陰晴錯雜不名一狀
日所注波瀲灩若純錦輕鳧避舟無驚畏態約數里造卜
者居占之了不異人余謂侯齋子曰今世所謂司馬季主
嚴君平如是哉皆一笑入舟時欲暮波光淡淡衆山皆作
紺碧色遙望太湖水與天際一氣冥合萬象欲失爨烟起
於林間倏忽迎却虎山橋塔寺邨塢皆在暮光離合中雖
登涉不同咸有微會嗟乎山得水則空明故游山之暇宜

繼以湖而游湖宜秋尤宜秋之暮今日乃兼之可與知者道也

遊小赤壁記

余再遊青芝塢而桂再放近塢之桂多受傷不足觀素菴子曰驚魚澗古桂九株剪伐所不及盍憇諸則同往古桂今年不再華虬枝蟠幹猶足婆娑居澗之民於桂稍護惜譬之於刑雖刻肌畫膚而無箝削之患故近澗之桂咸可翫芳氣襲人不減初放時坐桂下客盛譚小赤壁之勝夾石泉之美遂往觀之夾石泉在湖之側兩石夾之如劈泉水出焉湖水濁而泉之所出清素庵子曰試之甘芳第一

小赤壁亦濱湖皆巨石臥水際輕舟過之略似烏犍之浴於水當其涸方廣盈數畝秋水既至猶半露上有巉巖壁立數仞倚崖遙望遠峰巨浸落霞飛鳥之美畢具笑語同游曰余嘗受神仙之學矣神仙之學必求靈都異壤以爲居茲濱固日月之所經而山川之奧區也庀百金畀士人以爲余飲食資誅一茅於側期卒業焉如此三年登真度世之事可必也日月猶逮斯言其息壤乎

遊小赤壁記

遊西山者皆指玄墓爲名勝他山若避席焉未有知銅井爲特出者也吾友素庵子侯齋子探奇選異愨然稱銅井

爲第一遂謀銅井之游先是遊小赤壁侯齋子足有癬疥之疾不能從至是昇輿先登有顧子者挈酒榼以行從麓至其巔約二里中道見石累累臥道旁靈質森秀異之入門銀杏一株極鬱茂造銅井下巨石巍峩覆其間中一水泓然所謂銅井也井向出銅故名佛殿三楹後倚絕壁高數仞古樹參差皆可愛童子報曰酒至矣乃出飲東巖下始遍攬湖山之秀舉酒屬素庵子侯齋子曰以是爲二君言二君之言不虛也吾嘗登縹緲峰矣峰於羣山最高羣山無敢蔽之故所見全登之者震澤失其廣焉茲游異是衆山雲屬湖水纓帶參錯傾側恍惚萬狀峰外有峰峰之外復有峰焉或青或碧所謂峰者若千百峰也峰外有湖湖之外復有湖互爲輪漚乍放乍束若明若滅所謂湖者若千百湖也踵之所至目輒變易群峰衆水皆若左右奔赴以效其勝美哉觀乎昔羊叔子愛峴山每游則嘆曰吾魂魄猶登此也百年之後請以茲爲余之峴山焉

臥龍山人集卷十一終

臥龍山人集卷十二

崑山葛芝龍仙著

書

答杜弼武太傅書

太傅杜公閣下韜鈴奕世忠孝傳家都護著燕頷之名將
軍來猿臂之號僕等初自成童便已馳情塞北奉仰宏軌
指揮而崩角千群蕩搖而務面百落昔人稱王鎮惡之止
啼桓石虔之已瘞方斯雄武豈足多乎獨以家住江南未
得托身幕府過天山而作銘摩盾鼻以成檄且慚且企夫
復何言不意皇綱忽解四海分崩閣下痛中原之雲擾望

長安而不見迴思枌里旋節言旋拜先人之墳墓鬱結彌
旬起高陽之池館笑言永日遂使僕等婆娑將軍之樹結
交大父之行時或割鮮置酒時或擁褐論詩述曩年之壯
事意氣雲興舉釋部之玄譚形神冰釋方謂香山遺老冠
蓋長留洛下耆英杖履不去豈期驪駒初唱鷓首旋飛耶
自別之後二三同侶過鄭鄉以永歎望南閣而長愁因念
閣下路越江臯覩長波之莽莽心依故國瞻白雲之淡淡
其爲憔悴何可勝言乎伏讀來教有云文壇酒社一概都
捐閉門却執日營淨業此則僕等誠歡誠喜矯首遙祝者
也夫風馳電擊固少時之所娛一詠一觴亦非高年之長
恃性當棲心禪閣結志玄扃使驥櫪息千里之思斯鸞翮
有干霄之望况委寢園于蔓草易使傷懷隕壯子于雲間
難言無淚是非諸有悉空安能超然獨得耶伏惟努力加
餐爲道自愛羽歸遙急橐筆神馳

答張受先先生書

使來知先生近日益病有不能喻之于人者嗟乎先生之
病惟芝知之惟芝得向先生而道之蓋他人之病有在腠
理者有在血脉者有在腸胃者在腠理者湯熨之所及也
在血脉者鍼石之所及加在腸胃者酒醪之所及也而先
生之病獨中于心心者非他人所能營而治之也卽孝子

順孫亦將望之而嘆息焉其善消息之而善調護之惟先生之自爲正而已心治而四支百骸皆從而治譬之君安于上則百官萬民皆底定于下又何患焉雖然他人之所以害其心者聲色之亂其中而口腹嗜欲之攻其內故不待知者皆知治之宜急而先生無有也先生之所以害其心者采薇之歌不脫于口登臺之慟時中于懷故蒸爲拂鬱而動多撓亂是先生之所以害其心者所謂固然毋足怪者也若何而治之雖然喪亂以來芝之侍先生二年于茲矣擯于荒江之側而遯之絕迹無入之地其所謂采薇之歌登臺之慟與先生豈有二哉然進而視先生輒見其

恍恍而惘惘退而自驗其中之所蓄若不改其熙熙而怡怡者何故竊以天下之事有有益者有無益者有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若先生之恍恍而惘惘果爲魯陽之揮戈乎抑同夸父之逐日乎其無益可知也非徒無益吾見其神明潰亂而支體從之若是則先生且不能保其旣頽之齡而何有于無窮之望耶其可不瞿然醒灑然易以寶此有待之軀耶惟先生裁之去其損而益是圖之于先生有厚望焉

與吳梅村學士書

聞之地近而易擅威福者莫甚於牧民之吏所以古之帝

王共治者必思良二千石而縣令之賤至今天子題名殿
上良有以也然某讀史之傳循良者每代不數人人不數
事豈其人盡湮滅不傳與或史臣考之不詳與抑世固多
武健嚴酷者而乏慈惠之長也明興號爲龔黃召杜之治
者接踵而出而在敝邑則推樊侯聶侯二侯之生當承平
之世其時天下雍雍治稱熙洽風俗淳龐習俗長厚朝廷
之上是非秩然鄉黨之間清議猶在廉謹者雖賤必尊貪
墨者雖貴不齒蓋二侯之賢固不以世運爲遷移然而誠
易爲力也若夫世當鼎革事出草創居上者未得訓厲之
方承風者幾不知廉耻爲何事一時方面大臣未盡出詩

書之選而肅殺之後易以草管民命當此之時而能廉以
自持惠以及物不名一錢視民若傷如吾郭侯者譬之單
芳秀于蕭艾之中孤鳳遊于鴟梟之內豈易得耶方侯之
亡也執紼萬人徒步送葬敝邑人士旣已致無窮之思矣
今復豐其馬鬣壯其翬翼或曰凡以報侯德也某獨以爲
不然君子之所爲非以爲一人事也必有風厲之道焉今
夫譽之堯舜不加喜詈之桀紂不加怒天下不過一二人
而已其他中材無不可策厲而鼓舞之也郭侯之賢固曰
不名一錢視民若傷然考其行事亦非人之所必不可爲
而敝邑之人旣已豐其馬鬣而壯其翬翼則他日之涖茲

土者登侯之堂而肅然如有見拜侯之墓而愾乎如有聞
巡侯之松栢而悄然如有思曰嘻此山右郭侯之所藏也
退考其行事又非人之所必不可爲有不洒然變心易慮
者耶然時異世殊恐其歷久不傳非得立言之君子則無
以述盛德而道光美而今日立言之君子則明公其人也
邑之人士皆再拜以請葉子九來復撫拾其行事爲牋以
奠一言之賜立之墓上夫古之豐碑巨刻鄭重請乞者某
亦嘗聞之矣有計字贈練者有妓樂珍寶悉以賂遺以期
數字之益而不得者計彼之文未能有勝于明公也而已
鄭重若是今侯旣無子無以爲束帛之贈邑之人士方從

事于土木松楸之不暇則宜得縉紳先生爲之請復不之
屬而屬之瓠落無用之布衣然遂奮然陳之而不辭者以
明公之所好宜在此不在彼也干瀆尊嚴主臣主臣伏望
錫之珙璧不勝幸甚

答史子虛先生書

客秋得先生手教如遇病者投以湯灸如逢飢者授以太
牢未常不反覆三嘆于訓詞之深厚也此道非徒見之之
難見之而純一無間之愈難故古人不獨于大事未明之
時曰如喪考妣而於大事旣明之後復曰如喪考妣誠以
人生習氣蓋覆已久向者未經發明譬之不韋生子以墓

秦巨君握璽而代漢固已臣主不分良賊莫辨一旦雲霧
悉披而神融意釋譬之真主已興大位有屬則躍馬之中
流漸次削平臥榻之側無容酣睡亦理之必然者雖然廓
清尙恐未深施澤亦虞未久則潢池有弄兵之人輦轂多
探丸之輩所在時有必也鳴梟恐懷好音百獸無不率舞
而後仁壽可臻太平有象耳所以衛武質本睿聖及年至
九十不忘箴戒孔子十五志學迨七十之年始曰從心古
人于道嚴密如此豈若今日緇衣圓頂之徒自謂一悟便
了寃之石火電光無本可據考其行解殊不相應者可同
日語哉僕因以嘆先生自治之深而訓人之切也拜賜多

矣秋冬之間將行山陰道上扁舟面質之先生書不盡言

答受先張先生書

使至知次愛之變先生病中益神愴氣結矣雖然有盛必
有衰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物之固然何足縈懷也答
人有子死而不哭者人問曰父子至情那得不哭答曰吾
向無子無子不哭今子死與無子同也何以哭爲此非斷
情滅性之語寔樂天知命之論願先生思之又先生病中
情事鬱結乞于伏枕之暇一觀釋氏諸書其豁然意消處
有時勝于我儒之言毋以異端而逆距之也譬之藥中其
病卽牛溲馬勃敢不服耶倘謂必待參苓而後食之則世

之庸醫好投其藥發之不中往往至于殺人者卽參苓有
之何可固執也惟先生留意焉而與聖人之論公論之

答吳門諸子書

戢影窮郊漁樵爲侶側聞諸君子激揚風雅意氣傑然譬
之屋瓦震而虎豹慄鐘鼓奏而爰居駭甚盛舉也僕雖不
才敢忘負弓弩以效前驅然區區之心不敢不布于下執
事僕束髮授書卽奉教于諸先生嗣後同志數人或推或
挽遂以鼓吹休明砥礪名節爲任私念匪有重于今必有
傳于後豈遂欲爲蹇拙無用之人哉無何北都先陷南極
載傾諸先生旣白首同歸二三同志身膏草莽者亦已居

半不覺拊心長歎于裂冠毀冕之日卽投檄弃去諸生事
在乙酉之八月蓋已確乎其不拔矣每酒酣耳熱憂從中
來輒歌呼不常頽然放廢復退而自念所謂聖賢中正之
軌寧當爾耶乃更湛心理學濂洛姚江之書無不窺緇衣
黃冠之流無不接期于總三教之異同歸一己之獨得邀
天之靈稍有所悟是此以往仰青天弄白日便可永年卽
向者激昂慷慨之氣亦且散爲輕塵蕩爲冷風矣此僕六
七年中實錄也今卽欲載筆從諸君子後不特麋鹿之性
難就羈勒而君苗之研焚之已久且不知制義爲何物豈
可強顏其間今人怪且笑耶頃答弘人一書中有云諸公

不必置弟于籍中不必置弟于籍外他日幅巾短杖過吳門不妨爲此雲水間人特標一座此腹心之語非有所左右袒其閒也惟諸君子垂念焉閒居無事而年又不甚老每喜作小文自娛如東坡志林諸篇又喜賦小詩見志因念諸先生及亡友遺稿淪失漸多此神龍寸爪翠禽一羽那容沉散意欲哀爲一書名曰西州集其存者或行吟澤畔或揚聲通衢雖隱見不同而秋寔可落春華可採亦欲哀爲一書名曰北風集西州不限道里非曾通編紵者不錄北風則斷自吳越倘得因諸君子郵筒所及捆載而歸悉以見授則拜賜多矣卽以爲左右諸公之舉可也若制

義一事同郡之中不乏人焉所謂十倍曹丕者共襄厥成僕非其任也

答徐昭法書

十五年以來胷中時時有一徐子對客縱譚輒時時及徐子僕與徐子未嘗漠然不關也然未敢急求之合卽相見時亦不欲效殷勤出肺腑相示之狀子美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豈流俗人之所知也翩然而來忽然而合如磁引針如珀取芥而各不知其所以然如是可言交矣青芝山中日夕流連洵有不介而孚之樂今而後始敢自托爲徐子之友徐子誠許之否耶嗟乎僕之少年曾有顧盼自喜

之色今精已銷亡矣每一室獨坐不笑不語動至經日或在叢人中雖絲竹交作笑聲喧闐偶影自思輒有孑然獨立之懼昨者晨夕歡醺不覺激昂慷慨頓足起舞其誰爲之而誰致之非徐子其敢發予之狂言而作此故態耶自今以往必數至山中每至山中必與徐子連袂出遊逍遙梅花之下倚徙桂樹之旁選石蔭松席草望月時而默坐不言時而抵掌驚呼旁觀不知其故彼此悠然會心此誠可以樂而忘死徐子誠許之否耶不寧惟是銅井吳中山水佳勝處也徐子僕意中不忘之友也一年之內營先人之墓域旣成當庀百金以來其半買荷鋤之地其半構三楹於銅井之巔雜樹松竹桐梅千萬章而携徐子歌嘯于斯相與沐日月之光華攬山川之秀麗一旦死後即便埋我春秋佳日徐子操一觴而奠之樂哉真所謂魂魄猶應登此也徐子誠許之否耶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請以斯語爲息壤也

與羅繡仲書

繡仲足下往者駕過吳門結交敝里兄方壯年僕猶童穉珥伍子之荆獻延陵之帶一時意氣各謂無雙何其壯也分手以後雖玉貌已遙而羽音未絕方謂丈夫處世非學馬遷之壯游當窮王尊之宦跡所謂惠州不在天上行當

自至續鬢者晨夕之歡會應有日何至曾懷鬱結效兒女
無益之思耶不意兩都鼎沸百水羣飛中原萬里所在暴
骨遂使宿德名賢凋零殆盡二張久矣玉折陳夏亦復蘭
摧徐翰林同止水之游侯銀臺碎睢陽之齒其餘酷烈未
可勝言若僕者自分巢覆卵隕鶴死琴銷定動故人壚頭
之悲或起後死西門之慟誠不意優游丘壑放意林泉如
今日也栗士兄來始悉貴鄉近况英賢淪喪風物凋殘與
敝地略同而昔年故人猶得無恙聞之且喜且悲喜者上
天下地四顧茫然而一二舊交音徽猶在努力自愛庶幾
無媿碩果之名悲者人生斯世論宦跡則撫桑柴之松尙

有餘媿索長安之米豈所并心旣未能持節過門握手慰
勞以爲美談言壯游則百里之內烽火時聞吳越之間荆
榛蔽路又豈能泛舟千里期鷄黍之歡耶嗟乎繡仲僕與
足下將自此已矣年近四十冉冉將老髀裏肉生何以爲
懷所畧可舉似者改革之後絕意進取便已窮先聖之書
獵三教之旨積漸歲月欣然會心今者實能視富貴如鼠
肝等生死若朝露天心或已厭亂則少壯雖非老謀可效
否則不忍言矣然武鄉所云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之語仰
觀俯察尙可浩然無媿也不識足下何以教之

與王元倬書

客歲簿遊舊京得奉教於君子之側虛往實歸不勝慰籍
今年子弟有就試金陵者復擬乘便舫一聆玄塵而中懷
輒阻一則以先君子之變病骨憊然不能遠出再則撫時
感事有不勝惻然者未忍覩此茫茫也嗟乎阮嗣宗與楚
漢異時乃登廣武觀其戰地輒有豎子之嘆蘇子瞻去曹
劉千餘年赤壁一賦感嘆興亡纏綿不已況今者近在眉
睫之間因念門下率爾命駕登雨花歷長干拾斷鏃于野
田踐白骨於蔓草其為感慨更何如耶烽火所至千里震
驚闔門能一一康吉否二三舊交能悉無恙否修經社上
人瓶鉢猶掛長干否幸俱垂示慰之秋風楓葉春日梅花
皆敝里絕勝何時駕桃葉艇子一過吳門候邵先生花間
小車乎拙詩一首聊致相思倉卒覓扇不得錄于別帑請
教暇時惟賜和之茲以便羽遙布腹心不盡欲言

與吳漢槎書

荒齋別後馬首北瞻當此之時足下氣甚壯以爲旦夕青
雲可致卽僕亦謂出處殊途自此始也一日同研德宿金
閭舟中弘人皇遽見過云足下已罹白簡因相顧嘆息不
悅而罷然以爲貝錦雖工白璧無玷豈期旣囚鄒陽于獄
中復放雀駟于徼外耶三載以來不通尺素然尊甫先生
傳示手書及前後詩篇并得之從者之口困抑摧折之况

無不悉也兼知雖居縲綆而飲酒賦詩慷慨不輟有古人
獄中授經之風因歎雅人深致與流俗不同今者盡室北
遷流離瓊尾之狀豈能盡述復念足下處魑魅無人之鄉
一旦父兄骨肉猝然相遇真有如子美所云夜深秉燭相
對夢寐者追思往事痛定思痛未有不相向隕絕也卽塞
上猙獰健兒離立睨視能不爲之揮涕耶人非聖人孰能
忘情顧僕終欲以廣足下之意自昔賢人志士未嘗拘于
一鄉一曲之間也同在天地之內不越日月之表巢居穴
處無所不可豈必此之戀而彼之厭耶伯陽騎牛西入流
沙幼安穿榻東留遼海彼一聖一賢風軌蓋如斯也况足

下少年羈身南嶠當其韜筆戎幕躍馬烟瘴之時豈知數
年之後與足下相見于先人之故廬今旣去跼鳶之鄉復
衣氊裘食羶酪聽哀笳視白草蒼涼悲鬱誰曰不然然以
達人視之昔者望衡山之雲未勝于今踐天山之雪也在
足下息心以處之耳尊甫先生行時僕以一文爲贈披陳
斯意便至累幅不知者以爲達士之曠言知者以爲上聖
之微旨幸一垂覽焉今復奉寄維摩經一部患難中怡情
翰墨不若棲尋玄對有益心神故以爲助也况昔年相向
幾斷葷血憂患以來頻感異夢知足下于此植根不淺尤
以爲勸也相去萬里欲見無期言短意長徒增怛僕近

益復無聊袁生棲遲土室范公坐卧一車方之古人情事殊類今春復遭大故庶見庶冠兮棘人藥藥兮深足悲也此事大恐足下欲知并以為報

與李元仗書

側聞鷓首旦夕北發纍然緣經之中不得與於祖道之列不勝悵望弱年相好入則同席出則連袂中間出處殊途稍致睽隔邇者復得時奉清譚方謂琴尊花月之間常共笑語豈意渭北江東之感卽在今日也人生離合寧有常耶入都以後出入禁近歷官清要皆兄分內之事但人生斯世豈徒富貴顯榮而已必將務其遠者大者願兄自今

以往日以利濟為懷無事則以口語樹桑梓之福當職則以登別副蒼生之望斯真不負故人之所期矣若弟者獨坐窮廬鬱鬱愁歎力與志乖願與時格譬之木石無情塊然獨處兼如禽鳥之飛鳴往來於空谷之中而已亦何益哉神仙之學固以祛練神明為極則而積德累行實輔道之至要此兄他日天上雲中之驗也詞近迂濶幸勿為笑溯洄漸遠我勞如何

答諸合甫書

世網如夢一朝夢醒真可逃身而出然吾人為學不貴獨清獨醒而貴于荆棘叢中作逍遙事佛經云塵勞之儔為

如來種蓋謂此也若必欲剃除鬚髮而後足了大事無論
有欣有厭卽此取舍一念已落生死途轍而世事羈牽日
積月累有必不能灑然易慮者則此有待之心反喪失無
窮大事矣可不畏哉華嚴經中善知識五十三人爲比丘
者四五人而已其他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無所不有非表
法也以明無一時無一境無一人而不足證此光明境界
也又何欣厭之足云故吾人今日惟有了心之一法能了
此心始知出世入世無往不足證此光明境界否則方袍
員頂之徒身在雲山之中退考其實有壟斷穿窬之不若
者矣兄將何取焉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吾身是
人者非兄其曷望焉

答柴集勲書

棄負郭之田償旬貸之事此正是省心之法隨家豐儉到
時必有處置勿卽作飢寒之想若遂作飢寒想則求省心
益不省心爲害非淺也平生學問不過日用飲食起居動
靜之間便足了無上要事卽大之而經國庇民微之而窮
神知化只此推而已無容別起爐鞴也先哲云至精者至
粗之學至粗者至精之學非入之深者未易得此語願兄
思之大抵由初而得者論道如高山由久而安者論道如

平地譬之吳越之人初游石梁雁蕩之間者見其雲蒸霞蔚邃壑幽瀑駭爲奇絕出而告人震而矜之猶不覺目眩神搖若試問之其地之樵夫牧豎野人道士漠然若不知也何則彼固日夕友之而接之几席之間者也彼之視之如吾之一草一石一溪一壑蓋無異也嗟乎此久暫之別也兄初游者將必有震而矜之之事雖然已至此境幸急平心易氣漠然視之否則風波起于平田五岳出于方寸爲害益非淺也相見未定先此布懷

與孫孝若書

破山古寺握手道舊嗣後遂不得一奉顏色旣知足下已

奮摩天之翼而僕獨守尺箋之屈意緒忽忽未得遣一介道情慊良用缺然然稽生之懶故人知之已久諒不爲罪也頃接邸報見足下已司理浙之衢州殊爲稱慶東南彫敝至今已極况衢又瀕海之地非得一路福星則百萬生民安所托命足下以蘇公之任著龔黃之績自此吏畏民懷河清海晏菰蘆中人亦舉手遙祝也家舅氏薄游七閩路經貴治因寄數行爲候僕適有感者往年七子之選以足下不棄葑菲僕亦得托編紵之末乃滄桑未改方明已作故人及鼎革之際石香幾道俱從龍比以游吾黨方切西州馬策之痛而五年之中昭芑旣已蘭摧聖野又復玉

碎今視息天壤之間者惟足下與僕二人耳而二人者又
頓有出處之殊與言及此能毋怒然動心乎在足下今日
既效王尊叱馭之情僕自此以往亦將展尚平五岳之志
若風雀粗息明年杖履當在台蕩之間與會所至便當扁
舟過從不識江州刺史能爲柴桑居士置酒半道邀之否
耶臨楮悚反無任神馳

與徐禎起書

昨歲海水沸騰震驚吳會姚丈朱兄之亡俱不得傳聞于
下邑自弟入郡乃始知之作一詩哭姚丈作一文弔朱兄
方嘆老成典型從此漸衰不意今春復聞崔客之變也嗟

乎鶴客文章氣誼遠近亦知之至其心事有不可喻之于
人者非一二故交誰能悉之乎他人吾不敢知若參一座
於所南臯羽之間接其後塵吾知崔客已無愧矣每與崔
客相見見其荒荒然蒼蒼然有周章不自持之色私心竊
怪以爲非吉徵也今果然矣然古人率爾命駕慟哭而返
堂上撒餒失聲長嘆其感慨不平之氣皆於無聊不自知
之中逆而得之則今日崔客之荒荒然蒼蒼然有周章不
自持之色者果何也斯可相遇於意言之表耳所著詩文
亦一時之傑聞兄爲之綴緝編次甚善能以副本付弟一
覽乎至手劄流傳之費當告同志共爲經營也弟久有

遯世之志今賃一椽於金山之麓其地爲先輩楊君謙隱居處君謙年三十二而致仕高風隱操爲沈石田所推重今載石田集中乃不幸陷爲輕薄無賴之流近世委巷兒童婦女所述滑稽可笑之事皆托之君謙以傳可恨也兄里人能無一言爲之別白乎風色稍涼幸扁舟一過脫粟濁酒山中未乏也灌溪李先生兩遇之僧舍似非無意吾輩者乞道意若入城當修謁也哭宦客詩一首并附正

答葉眉初書

弘人兄弟入都會草數行相寄此時度入記室嗣後接郎中手教知日來起居佳勝甚慰甚慰來教極美弟一丘一

壑之樂而於輦上諸君有勞人草草之感此譬之貴游子弟珍羞玉饌厭飫已極酒醒夢回不勝煩懣因思陋巷之子飲澗泉茹園葵高臥北窗意况清適嘆爲不如也雖然此亦彼此相望之詞耳若弟之自歷中遭患難險阻頻仍李陽之老拳幾至劉伶之雞肋莫保中夜拊心浩聲長嘆特未欲以一二爲故人言之耳要之疾風知勁草非歲寒何以明松栢之茂亦聽之而已別後已賃一椽于西山之麓因先人之樞尚在殯宮一年之內猶往來郡邑之間明歲墓域已成便當棲山隱谷長往不返吾兄他日宦成而歸訪弟於青松白雲之中相與感過跡之駒馳嘆人生之

夢幻然後爲兄述茅氏之真訣金仙之妙諦當亦劃然心
開也里中近創義倉之舉一呼而得數百石然以爲表領
善事非兄而誰能以片帑付家中指困以賜乎願望願望
昔人云貴不期驕而驕至在吾輩不免况臧獲下人耶賢
昆玉遠宦京師宜以鞭長不及爲慮時討而訓戒之尤所
望也欲言萬端書不盡意一詩奉懷呈教

答李元仗書

藥藥棘人不能祖送河干故以一札道意缺然久不報退
而自疑豈出位之言爲故人所拒耶頃接兄邸中所寄書
乃知向之不答乃深於見答非淺人所知也竊聞官曹清

曠無改道素深慰深慰承示近詩不特風雅絕倫而季鷹
三泖之思尚平五岳之志喟然興懷此緣兄骨重神寒素
非風塵中物故松風之夢不改疇昔然以弟觀之正無庸
欣厭其間也江湖魏闕總屬應跡蓬戶朱門原無定視兄
尙未能拔足而出願自今以往日慎一日使無境非修心
煉性之境無事非修心煉性之事則浩浩塵海依然山林
之素昔人云長安雖鬧吾國晏然者此也兄曉人不當如
是耶別後已假一椽于金山之麓在瀆涇之北四里本邨
場無足觀者然自此至白雲深處已不遠矣他日兄仗節
過里門訪弟于青松白石間相與踏空林之落葉聽寒澗

之清泉定當欣然一笑耳小詩一首次韵奉懷幸教之

答周我成書

不奉色笑幾二十年想思曩日追南皮之勝遊徬西園之雅集既如隔世而劫火洞然家國淪喪悲涼淒惻同噩夢之駭心似蜃樓之幻結有未能一二追述者笥年玄髮變爲素絲壯日芳顏已成皓首每誦唐人詩句至青春已過亂離中未嘗不爲之泫然流涕也忽接手教有鶴鷄原上痛至性感激不忍捧讀嗟乎行道之人爲我心惻何況曾御李君之車素接荀令之座者耶雖然蒼梧已遠誰拜空山杜鵑王孫一去孰識延秋龍種以至骨葬義士不聞素

車人喪典型誰持絮酒驚心刻骨良非一端豈獨同氣之人足增沉痛也竊聞道駕伏處田間種桑八百樹梅三十彈琴賦詩以消永晝甚善甚善龔聖子謝臯羽不能專美于前矣弟久已把鋤荷插近更深入西山采薇以老心如死灰百念俱銷惟月落屋梁時來故人之想倘能扁舟至止春風拂人則鄧尉之梅可探秋月入懷則洞庭之蓴可採握手談心實所遙企而弟他日芒鞋竹杖尋陶華陽之故居正可相見于三茅之峰耳小兒過訪長者特草數言爲候書不盡意

答二勝禪師書

陽明山人集 卷十二 九
今世之所謂傳衣受法者僕得而見之矣匡床大杖高自
標置而不知其中枵然無所有也沿門求乞丐貨無節而
不自知其無耻也得王公貴人之一言則沾沾自喜以爲
金城湯池莫或之過而不知其來也如厲風之濟於虛而
其去也如浮雲之沒於空也故其人終莫能建明於時卽
或強爲之所而俯仰之間釋然不見其所有蓋宗門流弊
至今而極矣嘗獨居深念今之欲建法幢號龍象者必備
古賢人君子數者之美而後可以無愧於世其委而不有
必有季札耕野之節其卧而不起必有綺園避漢之風其
謙恭善下必有萬石醇謹之規其精勤自厲必有士行運

甕之志其廉潔自好必有萊蕪塵釜之概其澄之不清揉
之不濁必有叔度汪洋千頃之容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必有長孺正色立朝之概而後其隱也埋於深山藏於大
澤荷鋤獨揮而未嘗有損也一旦推擇而出奮獅子威踞
寶華座萬人圍繞而未嘗加益也蓋我重而物輕久矣嗟
乎僕翹首望之求其人而未得也今乃庶幾得之於兄蓋
兄之爲人淡然無名利之心蕭然有獨往之致非好攀援
速化以爲名高者僕久信之於心矣一旦携杖南行三年
不反心竊疑之以爲是行也果爲人物色乎抑埋光反照
莫可踪跡乎此非疑兄道之不行也今世之好畫龍素矣

見畫龍則大喜惟恐緘藏之不固也一旦真龍降於其廷則驚愕怪駭而走往往然也頃乃聞開法雲門萬指拱聽千年祖席煥然一新竊喜閩人之能識真龍而吾兄之得爲所識是爲兄賀且爲宗門幸也雖然昔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又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斯何謂也蓋言非有初之難而鮮終之可懼也佛祖慧命旣非易續而未俗流弊挽之復難備數賢人君子之美以期無愧于世其爲道豈特言之而已哉幸吾兄厚自愛以張之使海內之人遙指閩嶠而歎曰古佛在彼寧不快與僕婚嫁已畢昨歲先君不幸無祿今方經營墓道一旦馬鬣就封則

向平之游追之不遠行李戒塗驅之南指一觀道風披拂固甚樂之染指荔枝之下移屐武夷之巔又其餘也宗門崇行錄一冊足資採擇特呈省覽小詩一首殊深懷抱錄之扇頭附正舊墨一錠并致揮灑書不盡言無任傾注

與李鍊師書

數載以前有客過而告僕曰太湖之濱有故院焉一道人居之神清而氣肅其弟子數人皆蕭然有物外風僕執而訊之知爲李先生也今春復有客過而告僕昌亭之內有異人焉向也食而今也不食果蓏之屬時一進也向也不飲而今也飲飲至數斗不倦也居一室溫然如冬日之日

僕異焉執而訊之故向之李先生而往來於此也嘻先生固已得道耶然竊聞之從者先生之學一本之致虛守靜之訓而非有異人之術過高之行其信然耶僕今年近五十矣參叩於性命之學二十餘年蓋已久矣其始也服膺於孔孟之書繼也汎濫於五宗之旨皆已涉其津梁達其涯涘矣而於老莊之學未數數然也然心竊疑之以爲三聖之心同條共貫則其言必有相視莫逆者而考之內外金丹諸書所云龍虎鉛汞嬰兒姤女之屬何其稱引不相類也於是窮百家之言接羽衣之士以庶幾所謂三教無二道者而其疑終不釋也久之輒有所悟以爲至爲出于

無爲真訣本非有訣今之世大都要之以盟誓而申之以鬼神者皆一曲之說非大道所許也然出以告之人而人不信求其足以當此者而無有也私竊以爲惟先生知之惟先生近之其信然耶僕之內子向罹危疾瀕于死者再矣病中向僕問釋氏之學僕弗許也曰庶幾養生服氣之術乎因教以胎息之法行之一年而若有所得也昨歲空從禾中來談神仙學其言簡至不詭大道今行之又一年而果若有所得也然客徒言之僕又行之未至質疑問難蓋無從焉疇咎之日因令僕操一辭以質之先生而先生果以爲若有所得也然女子不見客心之精微又不能盡

之於書日者冥心靜坐輒不自持汎汎如涉巨川茫然無所泊遂不勝恐懼願先生惠然一來有以教之也不寧惟是僕之同學望先生之來固不一人咸如飢求食而寒求纊也嗟乎孔孟之學不傳久矣僕非無意焉然言於今日譬之挾瑟而造齊王之門必不聽也五宗之說今世之名山大澤以及闡闡之中遍是人焉皆以爲有得于惟心之旨者又非僕之所急也惟黃老之學世幾無人卽有之所謂一曲之說而非大道之所許也然則繼崆峒柱下之傳以垂之永久非先生誰望而可不廣其教于無窮耶茲者修尺素以達于下執事遂終言之惟先生留意焉

乞樹書

僕有近山之居五楹曾榜之曰柳庵以庭中雙柳名之也今歲家君割以貽幼弟僕遂徙而南者百步地偶市廛聲甚囂雜加以頽垣敗壁蕭然也獨庭前有地盈畝黽黽荆棘爭處其中而芟薙繁蕪足以藝杞菊植梧竹增烟月之觀樂嘉賓之志客有勸僕廣大其廬者固謝曰非力所及也然幼讀白傳之記有云自少至老毋論朱門白屋一日二日必將覆土爲山環水爲池輒歎昔賢與會每是如此况僕本丘園之士應在長林豐草間者乎但性素嬾一室之內凝塵不掃歌器不整動至經歲矧欲負鋪購訪僕病

未能頃者讀書見子美向徐卿覓果君與索世人種杏不
覺爽然自失凡吾同心寧無好事置于丘壑之中坐之桃
李之蹊者耶嗚呼成都之桑非敢庶幾將軍之樹乎吾何
有今者所乞不啻邀弘景之十賚拜襲美之五貺云爾凡
百君子幸辱賜之

臥龍山人集卷十二 終

臥龍山人集卷十三

崑山葛芝龍仙著

傳

褚雪巘小傳

褚雪巘先生名師秀杭州人宋末之高士也平生以清操
著常寓杭之天慶觀元行省平章尤聞其名單騎從一童
子就觀中見之觀主曰褚君孤僻士宰相何用見之耶尤
曰非爾所知也亟往扣門聞先生讀書聲啓戶出告以平
章欲見意先生揮手曰吾生平不識時貴人何平章爲也
欲閉戶顧尤已拜于地因與之周行廊廡間至雲堂側拱

立曰昔年閩州王高士曾寓此今去矣爾所欲見者殆是乎某則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瞻望弗及歎息曰真高士也
臥龍山人曰予讀遂昌山樵錄見載先生事如此欲考其行事始末不能詳也要之此一事足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予嘗觀晞髮集輟耕錄月泉吟社諸書宋之遺民藉是以見者往往有之顧雪巘無有也嗚呼高岩之中大江之側蓬蒿薶葦之下千百年間如雪巘者都有然而名湮滅而弗彰者何可勝數也

太學生涂君傳

太學生涂君名仲吉字德公閩之漳州人也父一榛仕至方伯萬曆時名臣君少忼慷負大志常游吳好張臨川采周儀部鑣之爲人皆師事之一日在儀部坐上飲酒儀部大言曰漳浦黃石齋先生非君之鄉人乎天子以先入之言繫之獄旦夕且死矣誰乎能以一言白其寃乎旣而低徊曰是必無人儀部察君雖不言隱隱有自負色明日索之逆旅已徒步三千里入都爲黃先生頌寃矣天子震怒杖之百與黃先生同繫刑部獄君乃師事黃先生有黃霸夏侯勝獄中授經之風無何天子意解救之出皆置戍籍甲申夏留都建國解司馬學龍以君之名入告官君翰林

院待詔需之至且以諫官處君君久弗至也乙酉春君始
一至金陵觀時政得失而留都已弗守矣君歸而閉戶不
出閩中初建亦以諫官處君非君志也未幾竟悒悒以卒
當君之乙酉再游吳中也來訪余先以一刺投于門告曰
甚病不能來也願一顧舟中余深恠其爲而重其人屈意
往見之一見握手曰非敢爲傲願足下勿恠也自拜杖後
創特甚腎已無膚良醫爲割羊肉傅之乃獲愈今白毛莪
莪在尻也天欲雨骨酸楚折欲死今者天將雨乎余意釋
因置酒相與結懽而去留都弗守君走別河干余流涕謂
曰噫茲地其可知矣七閩負山阻海域中之隩區且昔之

降帥在其將以餘艘樓船之師固吾圉乎君怫然曰茲非
足下所知也彼以負販小材弄兵潢池賴國家好爵縻之
耳性反覆喜負人豈能任天下重事他日誤蒼生者必此
人也已而其言驗嗟乎天下想望君風采徒以直聲震朝
廷耳豈意料敵制勝鑿鑿中事機如此天乃扼其才弗克
竟其施以至於沒豈非命哉方解司馬之以君入告同君
署名而錫官同君者則崑山諸生永明永明沉毅有志君
爲漳浦頌寃時永明在都客有述君事目爲狂生者永明
變色與爭客睨永明日君慕之耶則請繼之母徒爭爲也
永明憤甚因走撼司寇獄抱黃先生及君大哭擬續拜疏

黃先生急止之曰龍之逆鱗不可觸况天子耶今既觸之矣君請再再則吾屬毋遺類矣願君勿言永明于是留獄中爲君輩庀醫藥納橐餽下至中裙廁浣滌之事無不爲當此之時長安之公卿大夫皆重諸生願交權諸生諸生戶外之車常滿也乙酉後浮沉里中亦以抑鬱死臥龍山人曰余聞之葉水部國華水部先爲司寇屬寔治黃先生事黃先生每對簿輒深自引罪得大臣體顧與涂生語嶽嶽向人至掩耳不忍聞也而君嘗語余曰家面大海風水震蕩終日夜有聲或陰霧蔽天則時有巨魚躍入庭中噫固河海英靈之氣鍾而生君與

陳明仲傳

公諱用極字明仲吳郡崑山人也少曠達卓犖自喜里中富人子與貴人通姻好張音樂饗客公與同學少年直入上坐飲酒聽樂談笑自若僮奴錯立瞠視弗顧也家素貧不能具饘粥值歲荒旬貸故人得數十金適博徒過其門一夕縱博立盡諸人操奇贏紛呶公長立微笑而已其縱心獨往若此中年更折節好學通諸儒家言又湛于易然其爲學識大意達原本浩浩落落欲出而見用于世視世之拱手翔步之流不屑也常游楚蜀歷燕趙周行塞上所至交其賢士大夫賢士大夫皆推重之退而耕于一畝之

宮常讀公劄記有云今世處事當以理爲主意氣爲輔小者去留大者生死人世所共驚爲大不祥者吾引爲分內事窮致極變期于快心適意而止又云晨門爲孔子知已轍環心事歷歷如見後惟孔明具體而微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略見大意振此一宗可以廉頑立懦嗚呼讀公言可以識其指歸矣當崇禎皇帝之殉難北都也福王卽位改元于南京廷議羣臣之使北者衆逡巡弗敢任時公赴故人約在國門聞之慨然曰主辱臣死此何時謙讓未遑乎惜也一諸生不足以重國苟有行我必輔之會左侍郎懋第以終制請不許願充使聞公語一見意合廷議遂以

左侍郎爲正使總兵陳洪範佐之官公叅贊兵部以行時甲申之八月也將屆都攝政王有違言衆謀入見禮洪範曰攝政王尊重不可不拜公勃然曰將軍言非也朝廷顧少屈膝者獨使將軍乎洪範默然侍郎曰君子愛人以德陳參謀之言是也旣至攝政邀入見侍郎曰首謁陵寢次通國好禮也攝政不可公入告侍郎曰盍縞素遙祭而入乎則成禮而後入洪範捧國書在前禮部欲持去侍郎曰迎國書有成憲故府可稽奈何如是不可則追而藏之洪範屢說侍郎曰少屈節可以圖存侍郎曰吾以屈節而生孰若全節而死乎閱一月傳放南使歸比至滄洲則以飛

騎追侍郎而獨令洪範南下幕中之士多引去者公曰見危避難非夫也諸君可去某願獨留吉凶禍患與公共之矣侍郎歎曰生死人之所難君獨易之耶遂館于太醫院公與侍郎講學著書自若也乙酉六月下江南之信至兩人相對慟哭欲引決未果會部曲有盜餉潛通者侍郎怒杖殺之其黨因告侍郎有異圖攝政陳兵入院令曰剃頭者生不剃者死前逼侍郎侍郎叱曰頭可斷髮不可去同行數十人不屈者公及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劉統五人而已因趣下刑部琅璫數重水禁七日不動遂執以如攝政左右令公等跪侍郎曰天使也無跪禮因與

公南向坐攝政目攝公曰左侍郎托言大臣爾何官乃敢抗耶公曰三尺童子羞拜□□况堂堂大國人士乎左右捶公頰流血公吐且罵曰士可殺不可辱爾安得無禮攝政歎曰忠臣也愈欲降之不得則令侍郎之兄道意不得則令甲申之留北者數輩來語侍郎遂衆辱之因請死攝政猶豫未決侍郎奮曰男兒死耳何疑爲公及王一斌等齊呼曰幸先殺我左右拽之出順城門將就縛飛騎至曰降者王矣侍郎曰寧爲上國鬼不願爾封王也與公從容南向叩頭曰某等報國之心盡矣六人以次受戮而公與侍郎屍猶直立不仆忽驚風四起斷蓬飛入天際觀者爲

之流涕罷市云公死後數日公之門人咸默故人子徐敷
得公屍焚之負骸骨以歸而潛葬侍郎于白馬寺旁
葛子曰陳先生少年好爲越禮驚衆之行游行里中里中
目爲狂生其後沉湛好學卽同志知之里中兒不知也非
馳車北上慷慨赴節後之人烏能頌義無窮若此哉語云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吾於陳先生亦云

太常府君家傳

先祖太常府君諱錫璠字中恬號魯生世爲崑山縣人少
穎悟善屬文弱冠受知于曲周聶公化南聶公者萬曆間
循吏與楚之樊公堂軒同時所稱爲聶樊者也府君爲諸

生一年而舉于鄉更四年爲辛丑登進士第選入刑曹出
爲兗州府知府旋分守河南道進山東兗西道叅政疏留
不行陞河南按察使旣以終養告歸里居里居十五年終
于家年五十六後十餘年紀藩府之勲贈太常寺正卿云
方府君之在刑曹也大司馬之私人受賄于戎帥事敗下
府君訊大司寇以爲六卿之長體同也屬府君左右之府
君廉得其寔弗許也讞上戎帥落職私人論戍大司馬引
去直聲著于一時而其在兗州鄒魯文學雖曰天性兗州
一區寔未克振府君親討而訓誡之文遂丕變魯邸在府
宗人撓亂多不法府君禮其賢者而督率其不善者羣情

以協當初莅任時歲惡民罹于饑上下相顧無一言府君力請于撫按疏以聞得賜賑濟于是躬歷二十七城以潛察之蓋恐其名存而寔亡也故府君之去堯士民涕泣相送者盈道路旣謀築室而尸祝之獨以地屬藩府慮弗得姑請之王王曰若曹爲他人請耶雖千金不可得若曹爲葛使君請何愛焉遂畀之至今巍然在道也分守河南時時福王邸第定封雒陽而王居未建內外大臣以福王神廟愛于有奪嫡漸官府一日未畢則就封無時就封無時則憂在國本茲事大特簡府君任之府君于是斬板榦陶甓甃築垣墉飾丹雘壯麗宏深不日而就及王之之國翟

車載途貂璫滿路舟楫輪蹄日以萬計咸責成于府君府君肅恭將事罔弗濟也明旨賜庄田十萬畝于福邸必取于稅之不入者當事以尺土版圖安有不稅之田方難之擬入告會有以仇家田投牒于縣官者府君曰此奸民也立寘之法中州始安然是時左右之從王來者驕入民廬舍壞什器撻負戴者于道芻茭果茹鄉民不敢以入市府君乃令人易服而微偵之得則腋以至急笞而驅之出及左右奉王之旨以告府君輒好語謝王曰王旨遲業笞之然已罷去矣數數如是遂輯抑不敢動暑月藩邸例賜冰于各司冰值賤而犒賜之金數倍于值王左右利之屢以

王命來賜府君患之莫能絕也陰令急足伺于邸將至府君佯病以入戒門者勿與通久之冰消釋昇冰者立堂陞間逡巡引去自此不復有賜冰事矣府君不事張皇而落其牙距多此類也靈寶有大盜聚黨千人將爲亂府君密授方略殲其魁餘黨解散而府君性寔仁慈生平未嘗妄笞一人分守河南時所司讞一盜至訊之不服令鞭之其人奄然斃階下府君寢不安席者累夕曰吾乃妄殺一人及閱城旦書則其人已配某驛矣蓋出而復蘇也府君乃大喜其天性愷悌若此當府君之在燕都及兖時曾大父母就養官署之任河南獨留里中至是曾大父時時病府

君得家人書力請兩臺以終養告得旨蕭然告塗抵家而爲丁巳之元旦朱衣豸服拜舞牀下曾大父見之輾然喜病爲之減也節近上元遂爲張燈之宴故人子弟笑語一堂設魚龍曼衍之戲後曾大父亡張燈之宴遂永絕云府君雅好儒素內無曳帛之姬外無食魚之客金玉犀象玩好之器不設于前春秋佳日召一二朋舊奕酒譚笑而已蒼頭臧獲弗敢橫于里門簾帷之內不聞嬉笑聲邑中之言家風者至今推葛氏而府君之里居也值璫勢甚盛有呂少卿者辛丑之同門生以附璫入京紆道過崑邀府君共事府君笑而弗答飲之酒極歡三日少卿不能測也臨

行固問府君吾語君何事乃漫置之府君笑曰吳中山水
秀麗無敵方擬與君徜徉其間卒以樂死乃欲葛生蹠蹠
馬蹄間耶少卿弗悅拂衣去少卿入都二年而驟躋尚書
府君終璫之世未嘗奏記入都門也家孫芝曰吾季父年
十九而登賢書抵京假道于宛拜府君像于祠中父老聞
葛使君子競來觀有泣下者或褰帷注視至塞遠路不得
行而吾之周節母高祖母也獨居寡處遂通前兆當府君
之生摩其頂曰此子必成進士雖然後之大昌吾門者非
此子也必也豐下而多髯者迄今百年間未見其人也

董癡傳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爲董武舉
爲人落托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家
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
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
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
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
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畜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
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
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則曰後二年開封破又二年
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

薛君大驚卽燭主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蔽賊因盜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于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于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顛鐵冠道人冷謙之屬逞幻化于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師武臣之力也悲夫

蒙泉子傳

蒙泉子崑山之李氏諱子柴爲邑諸生雖爲諸生已不喜習制舉業獨好蒔藥草樹園木畜禽魚自娛善飲酒飲至數斗睨壁間刀運動如飛雪人謂李生儒者又類俠也擅書法工畫畫人物花鳥得宋元人微意當其經營慘澹卽顛仆不知客至有時弗見也人亦貴重之至今閩中常以兼金易其一縑蒙泉子曾扁舟入練祈購菊花名種携一

本歸入門倚籬間急張具邀故人賞之鄰媪過以爲菊殘而棄諸塗也折而簪之蒙泉子一笑而已其委心順物若此乙酉城破城中殺數萬人蒙泉子慨然欲自沉于河忽心動曰老母在此非我死所因去鬚髮依耆宿爲僧自是之後謝葷血嚴戒律宛然深山道流不徒寄迹以明高也常入武康萬山中羣于恠鳥異獸間動至經歲旣扣擊于聖恩微有省後入古南老人之室目擊道存怡然意解遂爲嗣法弟子然蒙泉子性高潔平居見近世嗣法者流一經授受輒携藤杖曳朱履招搖都市勾貸無節以爲傭保夏畦弗若也至此一意韜晦自混于流俗過吳門客有告

以武彘九鯉之勝及荔枝之美者欣然欲往戒行李挾徒侶跋涉三千里過之弗惜也至則隱于僧舍軍持漉囊手自捉持焚香掃地不立崖異閩有處士黃鈍者獨顧而識之請主席于雲門遂三主法席緇素雲臻指以萬計佛聲浩浩震動山谷閩人驚歎以爲前此未有也然蒙泉子務下人以其間畚土石芟荆榛樹松栢必與役之至賤者同其功當機說法風迴電轉不可嚮邇退而微言雅集暄然如春風之襲人也一日入室見菊花數十本爛然壁間儼然對之有葉落歸根之歎聞者莫測也無何現微疾辭衆告行衆請示怡然展兩手而逝

葛子曰余與蒙泉子同里中顧弗善也有葉生奕荃者號
知人時時向余道李生因介而交于余遂相與結歡而去
乙酉之變城中積屍如丘垤卽所謂葉生者夜走秀州道
不幸爲何人所賊傷死矣當此之時蒙泉子幾憤而自沉
于河也蒙泉子雅好遊聞黃山山水徒步過往以尋青猿
白鶴之跡中道虎殺人同旅相戒弗敢行蒙泉子徑前弗
顧迴視死人赫然在旁也遍凌三十六峰以歸歸而圖其
怪松數十本相示蓋與會所寄如此方其入閩也投亂山
中無所抵宿環顧竹樹蒙密虎豹之與嗥猿狖之與居同
行震掉失色蒙泉子見怪石離立谿澗中水淙淙繞其下

仰視明星粲然碁置遂欣然吟嘯達旦云蒙泉子爲僧後
諱詮修號二勝常自稱蒙泉道人余爲作蒙泉子傳

長沙女子傳

長沙女子者姓何故儒家女工詩文年十六未嫁清師南
伐至城下破之挾女子以去其帥方少年美姿容見女子
之美也而悅之好謂之曰我不敢以婢妾辱子我將具嘉
禮迎子女子詭應曰諾則請曰城破我父及母皆死請各
制服三年而後婚其帥不可則請以月易歲乃許之因載
之歸武昌其帥欲其悅已也陳富貴以誘之者百端女子
若弗知顧飲食譚笑如平時人莫能測也及期婚有日矣

則又請曰我夜夢父母告我曰汝食我盞祭諸乎是羅酒
漿祭之江上女子乃操筆作自祭文一首絕命詞十首方
摺之裹以油紙置諸胸遙望慟哭帥武人不知書以爲特
哀其父母也忽奮起自投于江江水迅急倏忽不知所在
乃大驚令人沿上下流尋視不得數日得之長沙城下則
已逆流行數百里矣羣大帥聞之皆大驚咸爲之築墳墓
植松栢涕泣羅拜然後去當此時長沙女子之名遍全楚
吳江吳兆騫曰楚中有朱孝廉者來游吳每述其事未嘗
不淚淫淫下也自祭文不可得見予猶及見其絕命詞十
章方欲傳示同志爲何人竊去失之今猶憶其二章章各

存二句其一云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死不
忘親孝也其一云簪纓雖媿奇男子猶勝皇朝□□臣嗚
呼壯而激矣常聞昔賢之論以爲節與烈同出而殊途或
又以爲烈易而節難蓋烈者出於一時慷慨之情節者遲
回紆久之死靡他故尤難也以予觀於長沙女子自沉重
淵殺身不顧可謂烈矣至若載歸武昌誘致百端卒至死
不變此與文信國燕市小樓二年何異哉以是而令著共
姜之節又何難也維節與烈女子兼之矣喪亂以來士大
夫倉卒殉國者多有及天下少定求其能自樹立以無媿
生平者何鮮也至有隱忍受辱以赴于功名之會者矣斯

其人豈可令女子見哉嗚呼若女子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貞節薛氏傳

貞節薛氏故閩人其祖以教諭官松江因家焉父馨郡諸生以其女繼室于王氏子未嫁而王氏子死薛氏聞之將自縊也父母憐之許其不奪薛氏遂御以如王氏易服終喪撫前妻之子而處焉未幾舅姑死母亦亡薛氏乃携其子歸而侍養其父父老且貧終歲所需咸取給于女也里人高其誼爲言于郡守方公俾贍粟終明之世無闕焉其後子及父復相繼死薛氏于時年六十餘矣煢煢饑餓以

死也未死前過其父故人家指其衣縷縷百結蓋四十年不能易嗚呼悲矣蓋嘗論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緣人情而制禮使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不至于跂而不可及女之未嫁者謂其于夫婦之義微故不繫之于婦不繫之于婦謂其固可嫁也而近世歸太僕貞女之論出且以其道爲過高絕俗不可訓雖然世道衰廉恥喪有人焉高明貞固之行足以矯世而厲俗吾黨方歎息追慕之不置忍以爲非人情不可近而少之與獨念薛氏修身潔行如此天亦宜少假之使之優游以沒齒而卒令其饑餓以死所謂天道無知其信然耶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

利器耶或曰天之報施固是有道不在區區旦暮之間而亦非人之所測耶聞之甲申之變有湯文瓊者過皇帝梓宮大哭觸石死考其人蓋賣菜傭也噫君臣之義亦微矣然則五倫大節卓然特立于天地之間足以媿世之懷二心者固在庶人匹婦中哉

封孝廉傳

封孝廉粵西之某郡人也西戍之交閩粵改元南徼多故孝廉率一旅以從王久之罷去家居山民有樵于山者見孝廉曳履而來翩翩然也咸讓道忽化爲虎奔騰跳躍負一人以去旣而所在以孝廉告南村北塢殺人而食之以

十數也山民恠之而私于其僕僕曰無異也但日者恒好睡睡則竟日不食飲僕遂以告孝廉之妻妾其妻伺其睡急叩門薄之孝廉踉蹌以出腥氣觸人鬚髯間血淋淋也其妻亦大駭以走山民于是日夜禱於山之神神傳語曰上帝特命之爲羣虎長汝其祠祀之則無患山民遂相率與建祠旦夕羅酒漿擊羊豕祀于祠而致之其家孝廉日飲啗之無愧色虎患以息

葛子曰予得之嚴子祇敬祇敬得之其兄煒煒居粵西十餘年云孝廉至今存也孔子不語恠若此者豈非恠哉雖然世之飾巾烏樹眉目旣號爲人而豺虎其性飛而食人

者相踵也若孝廉者又何惟

祭文

祭葉水修文

嗚呼兄死至今二年而始成服也前此知兄必死而不忍言兄死知兄之必死度勢無生理其不忍死兄者思兄甚姑言不死以自解免也此一家之情亦同人之意也嗚呼自兄死而事益不忍言矣是兄雖生而終不欲生也兄之死死所也兄死邑中同人繼兄而死者七八人以發圭穉明仲死忠武陵兄弟死義流玉上蓮民則城破抗節死是死者衆而存者無幾也而于兄有加痛兄爲人直心而義

形直心則中無隱曲洞然爲人所諒義形則緩急人無佞當其慷慨赴義不啻忘耳目手足以捍之也故兄死知與不知皆失聲哭之者不止吾黨數人也雖然弟之哭兄與常情異兄年少好學留心濂洛之間銳然以道學自任故常走姚江問陽明先生之遺緒方袍負頂之徒中有偉人亦徒步咨訪不憚千里常一升其堂矣而未造其室蓋兄聰明過人而未能墮其體刻其心千古之承丸也解牛也木雞之養猛虎之蓄也猶有間也此兄之所不足也嗚呼使至于今日見宗社丘墟鄉邑鼎沸交游彫喪親戚背捐世事無常盡如此矣潦盡水清人窮反本吾知兄之孜孜

于此也會萬物爲一身反天地于同源也且且暮俟也此志未遂忽爾朝露嗚呼水修能不痛心若夫死生猶晝夜也自古聖賢豪傑哲人偉士至于今有在者乎天地其逆旅而人者其中之過客也寧足深憾或曰吾悲夫野死不葬夫土則爲烏鳶所食下則爲螻螿所食食等耳古昔達人歸之一視乙酉之秋城中死者數萬人吾未見其皆旅于外也有石槨可葬也以此哭兄殆夏蟲之見也嗚呼水修其有知耶烏知不憑吾筆端而視吾草此也苟視此亦足助兄正覺于冥冥也至兒女姻婭之辭非弟與兄所宜及也魂乎歸來東芻絮酒尚其饗之

祭朱彥兼文

維待詔之醇德懿行宜瓜瓞之綿百世其澤維君之高風雅操宜松栢之茂永久不忒何待詔之澤不長乙傳而後俊者先蹶何君之質易凋日之方中長夜已卽嗚呼君之少年家譽聖童人羨超軼蜚聲藝苑江東獨秀冠冕南國吾黨愛慕三君八顧無慙典冊大兒文舉小兒德祖少長折節謂當應詔金馬玉堂垂紳橐筆年甫踰壯神京再崩天地改色子雲美新平原入洛長此罔恤君一儒生不忍茂棄行吟山澤抱石湘江慟哭西臺長夜嗚咽閒情所寄白石丹砂聊以云適左把洪崖右拍浮丘從列仙伯屈子

既放遠游斯作鍊神制魄冀享遐齡棄彼蒲柳大椿是則
何圖一旦去此昭昭托鄰深栢嗚呼才足經世而不登一
命不列朝籍齒宜難老而未見素絲未及五袞福宜多子
而叔子攸同伯道是匹豈爲善之不昌爲惡之不亡天固
福淫而禍德使吾黨失其縞紵後生喪其典型能不爲之
拊膺而歎息秋風載塗白露斯降羣物蕭瑟魂乎歸來揮
茲一觴相見永畢

祭葉母曹碩人文

嗚呼吾黨與夫人之子岳心交蓋二十年矣先是岳心居
安亭江上其地荒陋賢人君子所不至岳心以爲不可居
故携其孥入城而夫人固有長子長子留安亭夫人常依
長子以居故吾黨之過岳心者酒鎗茗椀之具多不出于
夫人而吾黨二三子之外與岳心交不以素者或不知岳
心之有母也顧岳心每言夫人事輒悲不可止蓋岳心兄
弟固中落魚飧之養常不能供夫人勤女紅以自給窺其
戶刀尺井井然入其室杼軸軋軋然未嘗一日廢也祁寒
溽暑舉火漱浣之事必親蓋冬龜手而夏揮汗也嗚呼夫
人之克勤于家良足悲矣然夫人能明大義不以名利勗
其子蓋岳心少好學年未弱冠有名于時其視一第猶拾
之也無何天崩地坼中原淪喪岳心于是入告于母裂儒

冠而棄之當此之時年纔二十有七耳夫人苟以名利相
誚責岳心卽自潔能秉西山之操乎世有尹彥明之母而
後有尹彥明然則聞夫人之風者其安可不勉也先是一
年岳心之嫂死煢煢獨立藿食不具客有爲岳心計者曰
子何不效古人五岳之游而局促如轅下駒乎岳心怒然
曰老母在儒也何敢然是時岳心方下帷教授思得束脩
羊跪而進之夫人風雨之夕母子依依舍飴弄孫相樂也
豈期寒暑一易夫人卽棄之而去乎嗚呼痛哉春夏之交
吾友兩葉子各有喪香城先生官少常又巨族而媚初兄
弟負重名其力足以召賓客撞鐘會食客之過其門者屢
嘗滿若夫人之殯宮委于蒼江寂寞之濱舍吾黨二三子
誰復過而問之者盛衰興廢之間其亦有足太息者乎雖
然夫人旣已乘白雲卽元宮矣此紘紘者又何足言而岳
心壯年學道久之有得亦能齊得喪合毀譽而一之其視
物情在前不啻輕風之過于目也獨是母子至性天合難
解一旦溘然朝露杳不知其所之其能無慟于中乎此則
吾黨之士所以助之悲者已嗚呼哀哉

祭陸太公文

嗚呼人當壯盛時意氣風發不自貴重見耆年長德恒眇
忽視之甚則逞其狂易氣凌其上者有矣洎乎年運而往

更歷世故慨古道之凌彞念老成之凋謝當此之時遇賣
漿洗削之流得其一言之善迴翔往復歎爲未有况哀然
名德年在耆艾足爲邦間所矜式者乎茲于心川公之沒
不禁泫然流涕也吾黨之士以越在鄰壤未得侍公之函
丈其同邑之契家子皆能道之公壯年蓋常宦四方矣然
其宦也不以制科進特爲吏起家耳夫爲吏則必舞文法
矜機智刻核變詐不可端倪公固厚重端嚴儼然負大人
之器者也夫兩漢公卿多從小吏進卽明初之制亦有躋
卿貳列侍從者使公困于蓬蒿枳棘之中不得展其志則
用人者之過也公有令子曰翼王少負軼才纒纒千言下

筆立就以斯應制舉一第猶掇之也乙酉以後乃謝去諸
生一意著書子雲之亭時聞載酒蔣詡之徑常來二仲公
顧而樂之不以捧檄之喜責翼王也翼王少時師事上谷
先生行成名立上谷推挽居多酉戌之交巢破卵覆矣笈
笈孤孫奔竄無所公以之責翼王勿以親在辭也兼師保
之任者垂十年以逮其死昔之賢者匿故人于複壁之中
寄弱子于傭保之手方公父子豈復有媿乎然則考公之
生平以觀今之人其居官也未及一命赫奕道途爲橫閭
里其訓子也不以義方惟事干進及故人有難不一引手
助急棄之而走者真不足當公之一快也世衰道微人心

凋喪方謂吾黨今日正宜訪故國遺老修承平故事如昔者香山之社洛下之會所在遙舉通門子弟寬衣緩帶相從于青松白石之間使後生小子望其衣冠聆其言論猶知厲薄俗而欽盛德如公者蓋其選也而竟溘焉以沒嗚呼哀哉然則吾黨之士拏舟絮酒今日拜公于几筵之前豈獨哀翼王而助之悲亦深爲世道人心之不幸矣

祭錢中野文

人有晨夕相對去之若不相關者亦有平生不數接及其亡也徘徊胸中久之不去者則中野先生是已中野性淡逸不以名利于懷偕其嗣君梅仙居于吾崑之蔚村而蔚村者吾友陳子確菴隱居之地也陳子謝孝廉隱于蔚村幾二十年中野愛重陳子移家近焉而令梅仙師事之迄於今亦二十年也陳子好酒陳子之太公好酒中野亦好酒陳子能詩陳子之太公能詩中野及梅仙又能詩於是相得益歡比之古人蓋陶令之南村龐公之鹿門也子嘗訪陳子于蔚村梅仙肅予過其草堂輕舟容與刺船柳陰望其居茅茨一椽耳入其室左圖右史秩秩如也因相與投壺賦詩飲酒極歡而去嗣後雖不得時見中野未嘗不往來于中也今春予語陳子曰七十二潭荷花將放隻雞雙螯村中不乏君何不令余一拜太公牀下乎陳子諾焉

臥龍山人集 卷十三
私自喜以爲與兩家父子相對有日何意中野忽舍之去也嗟乎中野少年重然諾負意氣慕季心劇孟之爲人扣其囊底爲國家經理屹然足係重輕生不逢時退而終老有子才彥嶄然獨出則身之所不能得者以望其後之人亦人之情也中野不欲其子苟焉干祿而令耕于荒江斷葦之間讀書論道若將終焉至于今人號通儒世推名德江左人士鬱爲令望非中野之善教不及此嗟乎中野其立志豈可測耶崑之同志聞中野之亡偕往弔焉而屬予爲文祭之夫不敘衆人之志而述予一人之私者以衆則公而情疎以私則獨而情專也嗟乎中野其神明湛然亦將聞予之言而欣然一笑耶其能復進一觴耶

臥龍山人集卷十四

說

鏡庵字說

崑山葛 芝龍仙著

水之爲物其光可以鑑然大風入之則噌吰鞞鞞澎湃之
聲作而其體搖是故能照而不能定木石之爲物嘗靜其
靜也塊然物過其前莫能見也是故能定而不能照其惟
鏡乎鏡之質與木石同體非有物焉能搖之也恒定也然
有涉焉則見之天地山川屋宇草木以至一眉一髮之間
無不見也恒照也嗚呼君子之於學何獨不然蓋其定也

利欲不能攻得 不能撼生死不能易舉天下之物莫能
爲之役也然則周萬物而濟天下取之左右無不給焉昔
之聖人少 地鬼神井田禮樂之制小之舟楫漁獵旗
裳之則無不仰神明合度數豈復外求焉爲之照哉恒照
也恒定恒定也恒照信哉其同於鏡也吾友呂君謙中兵
燹之餘老而 稔昔年三昧律師名之照定而問字於余
余字之鏡庵而述其義如此雖然鏡恒定也恒照也或不
而蝕以苔蘚集以氛垢則定之性存而照之光失然則
磨勵之功又曷可少乎昔衛武公年九十而好學不倦君
母曰吾老矣母苦我此余所望於鏡庵也

感雨說

自乙酉至於壬辰七水一旱民之罹菜色棄廬墓而逃者
相接也今歲正月至六月之閏無甚風疾雨良苗驛驛將
書有年私竊疑之時之戚矣民何幸而獲斯嘉福乃七月
大雨盡三十日不止八月稍霽繼又大雨達晝夜三日穗
之將垂者咸上指不堅好也其穎粟者偃於水復有甲折
之患計歲之成十僅踰五焉嗚呼果嘉福之不可冒與何
斯民之不幸也常聞富人舉子不育者數矣晚又獲子將
壯甚岐嶷也富人者且冀其克長以昌大吾世無何又死
則其父之歎息痛恨必倍於恒情又常讀史傳至秦楚之

際陳涉吳廣之旋起旋滅莫惜也獨項王以一旅起江東
遂入咸陽定天下身都彭城號令已出而高帝以巴蜀之
師起而逐之卒走死烏江未常不爲之徘徊流涕不忍去
也今斯禾之秀矣又不寔不猶富人之亡愛子乎告成矣
復敗不猶項氏之走烏江乎嗚呼初必期有終而或不終
得期於罔失而有時或失物類之推果未有窮也禾哉禾
哉

豺噬龍說

玉山之野有豺焉黑質而銳喙貪戾不仁莫若也豺有同
產弟甚弱豺惡之逐之走蹈於道旣得一牝與偶焉肝睢

求食野之獵人操繒繳以求之豺畏而走其牝隨之行豺
恐其屢顧而債已也噬殺之獨身跳獵人求之益急豺顧
媚焉爲之致群獸獸集獵人獲逞焉因善豺久之亦惡其
貪戾也復逐之方豺之被逐於獵人也渴而飲於山之澤
澤中有龍龍魚服哀豺之困時濡沫之豺甚喜旣而饑遂
思噬龍渴飲於澤益前逐龍龍飛去幾傷其尾龍去而之
帝所帝知之甚怒命雷擊之龍曰無庸也盍載其毒而使
終斃於獵人之腹乎故至今肝睢於野時近城市擇人而
噬之野史氏曰吾聞之獺祭魚豺祭獸豺求食魚非其類
矣况龍耶龍不怒豺之背德而緩之須臾無死神武不殺

於龍有焉雖然豺即不噬龍逐一第又殺一牝豺之宜殺其久矣

題跋

題孔北海詩後

嘗讀孔北海詩曰呂尚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徒獨能建功祚未嘗不怪其言之慎也嗟乎師尚父果出管夷吾下哉旣而思之慨然曰公之言殆爲曹操而發耶蓋操此時駸駸乎欲移漢祚矣將桀紂其君而湯武其身自荀郭以下皆周召太公之屬也公以爲漢德雖衰天命未改漢獻之爲君猶然平王以浚之主也能爲九合之勳雖

管仲我推其繼天之業苟徒托鷹揚之名而陰行竊國之實卽太公我正其弑君之罪臨文諷咏不忘此誼况出而颺言於人能勿慷慨陳之耶東漢之末崇尚風節以操之雄猜而終身不敢代漢未必非壓於公之論也或曰然則公得志則舉一匡之功不幸而逢易代之事爲首陽之遁必也而又曰夷齊何足慕何哉余曰此操之滋欲殺公無疑也公以爲夷齊孤竹之後固有土之君耳覩殷室之將亡當奮發有爲以起凌夷之運而徒殉匹夫之小節知者不爲也然則公身爲大臣每飯不忘君父苟或不死目擊曹丕之篡吾知寧爲死節之翟義不爲掛冠之逢萌也操

卽欲不殺公其可得耶長夏無事山中讀書頌公詩竊以爲得公微意因題其後示世之君子

題朱昭芑手評世法錄後

余年二十一歲時朱君昭芑來讀書余家是時君年三十餘風神甚都顧盼偉然見之者皆聳然以敬也而是時常相過從者爲柴君集勳何君茂清四人者相見極驩輒飲酒竟日始去是後君歸婁東常依故人遠游一歲中或數見或一二見也坐中何君年最少病消渴最先死更五六年君繼之又五六年柴君繼之衰殘病廢頭髮皓然今往來山中者余一人尚存而已此書爲君在余家所評定嗟

乎猶憶風日晴美綠陰滿窓焚香點筆欣然相對之日爲時幾何而屈指距今蓋三十有一年矣君之死至於今亦幾二十年矣爲泫然流涕者久之因題數語於後以其書歸君之子祖義祖義受而讀之其泫然流涕爲何如也

題李忠毅公墨蹟後

兩漢文章賢奸雜紀嗣是以降貞人正士之文垂久不絕而巨奸大慙篇翰流傳至今絕少其人皆具喬詰卓鷲之才豈真文藻不足以自振哉後之人見其姓名而惡之惡之斯逸之耳譬之過鮑魚之肆則掩鼻疾趨誰能爲之從容雅步也嗟乎江河雖已日下而未化爲魑魅之鄉猶賴

此爾若忠毅先生遺墨卽斷簡殘碣尚應寶惜况此數則
發揮忠孝要歸儉約爲立身之規範耶袁子重其攜至橋
庵時天風慄慄百草蕭然獨庭際群柏離立挺秀想見先
生當年握筆時也

題金侍御殉節傳後

往余以館甥侍祠部受先張先生側時祠部罹黨禁待罪
於家傳聞天子震怒禍不測緹騎旦夕至矣忽聞有金侍
御者抗疏白其事時御史姓金者二人未知誰屬祠部喟
然嘆曰是何金侍御能行此非常事耶旣或以鶴冲先生
之名告天子依回下明詔事旋解嗚呼如侍御者豈所謂

西川豪傑恥不與黨人之禍者與憶社事之興在辰卯之
際其初不過數人及其盛時吹枯噓生一唱群和居上有
專政之嫌在下開橫議之目天下遂群然忌之雖然士君
子之立身觀其大節而已往者申酉之間亦士君子致命
遂志之一時也彼一二敗群之屬母論矣其間或碎睢陽
之齒或握平原之爪或爲畫邑之奮脰或歛湘纍之沉淵
大江以南且數十人何其衆也此數十人者豈非身隸黨
籍天下竊比於三君八顧之列者與而數年以來土室獨
居木榻堅坐以至採薇食蕨憔悴以死如祠部先生之類
者蓋不乏人則又昔時高自標置寄托清流者也然則黨

人何負於國家哉侍御之猶子瑞枝來游吳中與余相見於吳門邸舍余爲述祠部聞抗疏時狀瑞枝曰然吾季父當沐浴拜疏時已死生置度外矣此大事宜昭然在人耳目間顧渡江以來無一人言之者可歎也子知之幸爲我記之余曰諾暇日因讀王子干一所作傳爲題於後以發明侍御之遺志云

題柴集勳祭朱昭芭文後

余之作挽詩六章也昔吾子死未十日亦旣寫余哀矣頃讀柴子所作祭文復不知涕之所從也喟然曰此數年情事余與柴子共之其不與柴子共者柴子亦不能代余言

也因畧記所憶題於後余之始交吾子在南郭先生齋余時年十八九跳浪自喜子方三十長幹偉軀巍然獨異望之未嘗不心折也踰年來讀書余齋時適有選政四方文至余睥睨直視紙落如飛子據案注思含毫有待余未嘗不服子之矜重子未嘗不樂余之敏通也一年後別去子非試事不至崑余以南郭先生故獨時時入婁至則與同社諸子譚讌余在子無不在未嘗不深杯百罰雜以嘲笑也子故家貧賓客至不能具茗薜余至輒貰濁酒出魚飧相勸憶予飲於子家一貴人張音樂召余使絡繹至余浩然不顧卒劇飲至日夕始去嗚呼今復何可得也國變後

余不數至婁至婁亦不數入城恒折簡召子子雖病未嘗
不強爲余一出也有時入城卽直造子之廬未嘗一至諸
故人家經月不通書輒寄誚曰水中無尺鯉天上無飛鴻
耶何與故人之疎也有時以事至婁歸促不及聞則又誚
曰故人期君而君不至吾與君絕矣一日余至儉齋見一
碧衣少年過而揖余甚溫謹袖中出一書發書則吾子札
所謂碧衣少年則子之長公子也余詩中所云枉書呼令
子者此也客冬雪夜飲于柴子子每自負宰相材如柴子
云時忽顧予曰余爲相終不若子作臺諫之美也余曰果
爾他日袖中彈文論新叅者必予也因相視大笑是夕子
宿余室中室止一榻又狹不足容兩人遂與子籍地臥嗟
乎非吾子余敢脫略若是乎豈意自此成永訣也季夏之
月周子子倣來留之飲柴子在坐言及吾子周子泣柴子
亦泣余謂二子曰二子固與朱子善若余與朱子無窮之
感中復有異此其故唯余與子在天之靈知之余且口不
能告二子况他人耶凡此皆予所不必言感于柴子之文
遂不容不言因書之卷末使兩家子弟知之庶幾兩家子
弟他日往來如兩家父兄時也

題怪木供後

李子秋孫以怪木一具貽余而脩以文二篇其文縱橫浩

渺而要歸之余若以爲知道者其言甚大非所當也雖然不敢不思其實以報李子今夫怪木長不踰五尺圍不過數寸非有巍然傑然之質足以勝棟梁之任也以之爲舟則支離而不可用以之爲車則非堅澤美好足以引重致遠雜之以爲器又擁腫不中繩尺其殆似余之上不至公卿下不至農賈偃蹇無聊以不才終其天年者耶然其兀然似傲塊然似朴終日不言而頽然人之側似有守其又似余之硜硜子子以遊於斯世者耶若然此之爲怪民彼則爲怪木怪與怪交相友宜也雖然不敢不終言之以報李子聞之禮云索隱行怪論語子不語怪今天下入山林

逢不若如所謂魑魅魍魎者則必呼之曰怪故怪非美德也有怪心者必有怪行有怪行者必有怪事怪事出而參錯不可言矣故君子之道中庸而已中則不偏庸則不詭其用不離於日用飲食其事不踰於君臣父子渾渾爾坦坦爾雖然世衰道微而君子之行有未可一概者譬之於水其質至弱其性好下其達之也逶迤而甚平一旦束以川峽迫以崖岸則澎湃激蕩之勢有不知其然者矣若此者豈水之性哉故君子之居亂世有時不避刀鋸而非矯也抱石沉淵而非愚也行吟澤畔而非狂也被髮入山而非懟也嗚呼其誰知之其誰信之哉余願與李子交勉之

矣然則余固不敢受怪之名而是木亦得辭其怪之實耶
題夏青巖先生詩冊後

往余數歲時嘗侍吾祖側見吾祖出精饌餉客客不過五六人則皆衣冠皓偉容貌峩然者也而未及識青巖先生蓋先生是時已沒五六年矣然諸父與余談吾祖與先生交甚悉長得交於先生之令子景初丈景初常以吾祖手扎數幅見還則皆與先生往復議論綢繆宛切者也今年景初復示以先生詩四章余受而讀之不禁喟然三嘆也蓋先生之沒至今三十五年矣吾祖之亡亦二十七年矣向之所謂衣冠皓偉容貌峩然之五六人亦相繼凋謝近者十餘年遠者二十年矣嗚呼白首耆艾之士邑之老成人而邦之望也後生小子將以咨議論考得失故世道人心咸有賴焉蓋老成亡而典型墜典型墜而風俗益不忍言矣覽先生之詩其母能慨然耶先生之詩儵然絕俗寄托高遠非世人語也葉水部云先生死後有人見之頗疑其仙去不死余以其詩斷之不妄也

跋葉石農雙節歌後

余與黃韞生進士定交於江陰之旅舍嗣後再晤之於虞山後過嘉定登其堂則君已解褐成進士里居矣補衣徒步儒素蕭然望之知爲有道仁人也越一年值乙酉之變

遂與難弟偉恭殉節於城南僧舍嗚呼天下之士激昂慷慨意氣奮發自負爲不世之材者有也與之談忠孝論節概未嘗不搖首奮臂以爲士生其間必卓然有以自見也及盤根出坂折見當此之時恒噤不敢發聲荏苒歲月不至改絃易轍以進者鮮矣而從容就義誓不顧身每得之雍容爾雅若不勝衣之士何哉彼所用者一時之氣此所恃者平生之學也一時之氣發則易散故移時而竭平生之學之死靡他故歷久而不回也然則國家之擇士士君子之自擇賢者之擇友觀于此皆知所適從矣葉丈石農與君之尊人完初翁善所謂交在紀群之間者也痛君兄弟之死作雙節歌以紀之而屬余書其後余聞葉丈所交多長者雲間董尚書陳徵君嘉定李孝廉新安程處士皆折輩行與交而獨于君兄弟惓惓若此嗚呼余并以得葉丈之爲人也遂題數語歸之

題張果白驢圖後

省思慮絕嗜欲致虛守靜神明內生吾所言神仙之學如斯而已其他騰躍變化眩耀詭卓之事靜極而靈理所必然然非其亟也譬之于水既清且潔則物之所過無不畢照君子握其本以御其末而已生平最愛陳圖南周世宗召見問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主當以政治爲念奈何

留心小道而語宋琪等亦云假令白日冲天何益世教君
臣同德太平有象勤行修煉無出于此大哉言乎豈方術
小技所能及哉然則讀張果傳當得果之所以爲果者而
豈獨乘驢化榼作諸狡獪爲足述也吾友張子月鹿得其
圖寶而藏之屬余題其後因告以所學如此

題虞伯施帖後

此帖爲無文貞公之所貽貞公假余傳燈錄攜之入武林
山中旣往取之行人爲虎所食書遂散亡而貞公以此帖
見贈曰請託于初易許田之義公其許我乎貞公太原王
氏之役也一旦有感出家遂通經典旁及詩史頗亦該悉
夜篝燈讀書燼落如積墨日曛曛射窓紙不知止後復棄
之登靈巖參擊於繼公微有省而病已不起矣其死也朱
子致一刻其詩以傳嗟乎方余之交于貞公也不甚貴重
以爲方袍圓頂之徒如貞公者宜不少也今更五六年而
見好學精思能自樹立如貞公者若麟角然然則法社凌
夷于今爲極豈獨吾黨之士人材銷落爲可嘆耶至虞公
書法前人評之詳矣不具論

題潘弱水畫冊後

與弱水交二十餘年爲人有獨往之氣好大言以驚其座
客而畫顧精絕出入于宋元名人之間其于沈隱君啓南

幾幾近之此畫與九來對奕不勝畫之以償所負者也時
天大雪九來偕弱水輩移酒登山四望皓然今畫中三四
幅皆圖此景昔梁伯龍寒夜雪作不忍遽臥呼邑中俠少
年繞城一匝而歸百年來風流歇絕諸子猶有遺風耶憶
數年前與弱水九來往吾谷看楓葉余與九來各賦詩而
屬弱水圖其景此畫度已零落散盡時九來年方少而弱
水約五十餘鬢鬚郁然未艾也曾幾何時九來已爲壯夫
而弱水者今已死矣余亦頽然有老態嗟乎人生盛衰離
合之間可勝道哉因題數語於後歸之九來而令藏於捫
蝨庵

題戴氏筆譜

僕與戴君仲卿交蓋二十餘年戴君業管城自給雖雜市
廛相對有士君子風恂恂如也所製輕潔圓健每一臨池
令人神氣灑然易以他人所售輒有笨伯之誚因嘆一技
爾人之工拙相去如斯今之學者當名之未成則臨事矜
慎及其垂立則不免草率頽放之態以爲莫予何也維技
亦然戴君遊於公卿間隆然出于其族顧選擇不苟未見
有草率頽放之態尤可尚也嗟乎今世猶傳諸葛筆夫諸
葛何人托蘇黃而遂傳僕非能爲蘇黃者也然世必有爲
戴氏之蘇黃者僕之斯言所謂乘韋先之矣

書錢子祭文後

余讀錢子哭其兩尊人文而泫然流涕也曰嗟乎錢子斯所謂弗敢毀傷者耶或曰錢子爲邑諸生非有一命之榮也流言所及至不良于行烏覩所謂弗敢毀傷者應之曰錢子雖爲邑諸生非有一命之榮也然不聞風人率土之義乎使其隱忍濡染以效習俗之所爲庸人以爲情之所許而君子以爲義之所弗安也義之所弗安則心之所弗忍也錢子亦全其心以還諸親耳其所謂弗敢毀傷者不旣大乎錢子自吳至燕自燕至楚跋涉千里以求升斗之養人以錢子爲僕僕風塵之間不知其奉親之命以全身遠害也詩有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于錢子再三誦之雖然天下事變無窮而錢子年甫不惑吾聞之鳩毒可畏也宴安亦可懼也况累高者易于失墜而潔白者常虞玷辱自今以往戰戰業業以思所謂毋敢毀傷者吾知錢子蓋日深矣

書屈陶合詠後

靈均沉淵不返近于懟元亮任真自得近于放二子者不同道也今讀離騷一書雖多疾痛之辭然其遠遊一章所云壹氣孔神等語何其幾于道也元亮之集夷猶曠達翛然獨遠其人類有所得至觀其荆軻諸咏胸中抑鬱若有

不釋然者吾是以知嚴氣正性之人始可與語性命之微
士之遺世自得長往不返者其中常有所甚憂而未可爲
庸俗人告也特靈均以公族近臣不得不死元亮位居下
僚未參國論庶可以肥遯耳要之易地則皆然孔子所以
發三仁之論而孟子有一致之說也嗟乎此趙子砥之合
詠之微意諸君子唱酬之雅志與

書壯悔堂集後

往見侯生制舉義深厚古直心歎服之不知其通于古文
辭若此激昂頓挫紆徐委折有韓昌黎歐陽永叔兩家之
風雖規摹古人時露轍迹然假之以年安能極其所至耶

乃未及四十遂死陽美陳維崧曰侯生素豪華喜聲妓閉
戶作文卽累日不成一字若列長筵舉華燭笙歌間作長
袖迭舞援筆數千言不休雖游閒公子之遺習亦其天性
有異也今觀其與阮光祿書辨邪正之故與吳學士書嚴
出處之介意其敦尚志節不爲詭隨乃反覆其遺集躁進
速化惟恐後之何其慎也籍父兄之餘勢交游貴顯名譽
流著非前代煦養之恩不及此倘生能稍就恬退不更足
重與明于責人而闇于責已其何以自解也以彼其才以
爲可立致于功名之會不意其夭折速朽之至于斯也使
之早識窮達有命不及數年以死當亦歎息悔恨之不暇

耶晉宋之間袁氏王氏皆爲中華巨族袁氏自太尉淑以
來世篤忠貞而王氏自丞相導後遂爲歷代新朝佐命袁
氏子孫因不屑與王氏齒昔賢之論故家遺俗蓋在此不
在彼噫後之人知此義者鮮哉

題吳師聖把臂入林圖

昔之君子乃必有耦也彼振翼修鱗攀附龍鳳自奮于功
名之會者毋論已乃至下澤之賢山林遼廓之士未有塊
然獨立于蓬蒿之逕離群無友者也故畊于野曰沮溺遊
于濠曰惠莊采于山曰四皓以至竹溪之逸六任達之友
八襄陽耆舊司馬龐葛東林之社慧遠宗雷其餘未可更

僕數也至于介山之上負母偕隱是取友于母子首陽之
巔行吟采薇是取友于昆弟鹿車之挽吳門之廡隴上之
饁是取友于妻妾也他若異人高僧深居窮壑或猿犬爲
之使或蛇虎守其門是又取友于異類也嗟乎誠未有塊
然獨立離群無友者耶雖然昔之人能感異類爲同體則
猿犬蛇虎如宗親如臣妾今則同類之相接視之秀眉明
目人也貫顛樹頰人也十步之內山川間之谿壑阻深者
有矣是以孤往之士恒欲逃于無人之境居乎寂寞之鄉
謝客勿通雖其意過激有足悲焉頃得把臂入林圖觀之
喟然歎曰世界有其人可與入溪林不返者乎願因師聖

而問之吾將負耒耜荷蓑笠從游于蒼松白石間也

題江天際醉石冊

余猶及交吾鄉文休歸先生先生工詩文精篆刻至墨竹一派自謂不媿彭城常語我少之時學而未得也食焉不知其食寢焉不知其寢旁皇歎息坐臥竹下真若飲者之中于酒猖狂妄行而不知所之也少焉心得手應則汨汨不知所自來每當賓朋雜坐酒酣興發振筆橫掃嘗若風雨之驟至而鬼神之旋其筆端嗚呼始焉以醉入終焉以醉出物動而神全雖一藝猶然乎江子天際從新安來相遇于虎丘眎吾印章一冊蒼古深穆時出光怪失聲歎曰

目中不見此久矣眎其名乃題曰醉石嗟乎醉耶醒耶石耶非石耶吾弗知也吾知其始之求之也若中于酒者之猖狂妄行及其得心應手酒酣興發則汨汨不知所自來同吾歸先生無疑也庖之牛僚之九公孫之劔顛旭之書技不同而所以致之者無不同吾亦言其同者而已然吾聞天際詩畫皆卓出恒流何獨取于石昔之君子美惡其居之盡也恒取一焉斯殆江子之幾于道耶

杜子紆書華嚴經跋

辛卯四月金子孝章攜杜子紆先輩所書華嚴經一卷來索題詞時余冗迫未能也夏五薄游虎丘遂載之行裝解

裝次日憇一小樓適山雨颯至士女征塵俱絕鈴聲鳥語
入耳悠然遠望西山亂峰窈不可見獨于重烟之中時露
松影因焚香展開而筆光墨性復湛湛其上指顧之間便
覺百城烟水登陟非遙而悟者得之彈指否則俟諸累劫
可嘆也因援筆記于紙尾令奚囊之歸孝章

疏

重修景德寺募疏

天下有歷久而不壞者乎曰無有吳宮秦苑漢寢唐陵當
其時以人主之尊保其故物謂可歷千年而常在也不數
傳而遺址雖存風物已改以至弔金張之宅問田竇之家

金谷名園蔓草徒生綠野舊堂高門何在乃知運一逝而
莫留物無興而不廢俯仰今昔誰不其然然我常登名山
眺幽谷灌木蒙密鼙鼙啼號之地恒有精藍大刹巍峙其
間曰此某代之所建也朱薨耀日高榭入雲擬于帝王之
居嗚呼豈非大雄氏福德所感及其徒精誠所致與吾崑
故有東西兩寺西寺舊號白馬後名景德創于東晉咸和
二年訖于今垂一千三百餘年矣雖其間興廢不一然興
也必有冥感以昭靈響而其徒之有大力者從而和之頃
者年久屋圯佛像剝落都人士方謀所以新之而大雄氏
乃見夢于人以長者子周氏爲托禪林耆舊復悉心唱和

謀始之日巨梁將墮而積時橫亘空中一時緇素歡喜讚歎以爲未有以此神靈致其景行不日之成可預計也雖然余竊有感焉茲寺爲王僧彌捨宅所建余讀晉書時有外國沙門妙解理法爲僧彌兄弟講毘曇經僧彌年幼聽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激揚妙義蓋其人乘願東來非凡流可擬而余常過金陵問所謂烏衣之巷馬糞之家燕子猶飛落花尚在而王謝諸郎之風流陳迹漠然不可復得矣茲寺獨以捨故而名在然則物有棄之而反存者理固然與余并取以告世使知空有無常福德不泯或欣然布金無疑也

銘

韓王賞軍瓶銘

羊羹不饗三軍債北賜盜馬以酒轉禍爲福勿云事妙機若旋轂矯矯韓王龍興雲族英風所播瀾川越谷曾總六師獫狁是逐歸而享士瓶累若屋投醪挾纊維王載續誰畊斷岸出此登楨覩斯鈔器重若執玉嗚呼天下未寧風塵反覆庶幾式王之靈六合以肅

瓦樽銘

戴之而哭于市莫之敢承鳴之而聲若雷實應且憎以之爲注庶得喪之一視而不若金之易昏以之圖全果窪下

之足居而不爲落落之可稱

杖銘

敦而感之乎願伯昏瞶人乎吾師

贊

朱昭芭遺像贊

軒眉秀目奕奕神姿高談雄辨雜以微詞非君對客之時
耶蕭條高寄古今輻湊貫穿藝林縱橫文囿非君執卷之
候耶妙舞清歌遺簪墮烏獻酬群心居然暇逸非君歡醺
之夕耶今何相對所有盡空清風朗月照此遺容嗚呼自
我不見于今五年矣徵其曩言將妖夢是踐吾知君之從
文狸乘赤豹以游於清都紫微之天而已

徐徽之像贊

蕭然山下有客獨居放情丘壑委懷琴書何爲戎服建旄
設旟時事孔棘宜急匪徐挽天戈之方墜定百川之群飛
斯固至道之張弛而徐子之卷舒與

歸元恭像贊

居然僧也而口擇仁義之言目通孔孟之書跣趺而坐于
蒲團之上而一紀以來同管寧之膝穿木榻與范粲之臥
起一車蓋花宮閭寥禪燈黯淡軍持在左漉囊在右固頽
年之托跡而與居則衣水田而坐吉祥者宜其遊戲以自

娛嗟乎以彼志庇天下而不能保墓門之一廬氣凌萬夫
而恒見笑于三尺之侏儒斯誠有托而逃乎要之貌似而
實殊吾觀其亭亭之容爛爛之目豈終老山澤而混樵漁
者耶

李山顏像贊

青笠斑杖布袍芒履却乘軒之態標出世之姿者其梅仙
瘦賢之亞侶耶雙鬟低垂二妙迭陳紈扇輕依書劍高舉
彼何爲者豈天台之所遇與若雪之共處者耶以我觀之
翛然長往狀若御風者儼丈室之維摩而玉貌天衣洵美
且都者卽散花之天女耶

葉允文像贊

委蛇于橘社之側逍遙乎漁舍之旁名在王孫之列而身
敦夫孝義家習計然之書而目遍乎篇章窺其戶清絲哀
玉時奏涼州之曲入其室遺簪墮珥恒接邯鄲之倡斯其
人固比于逸群之公子非流俗之敢望而吾尤愛者或似
指困之魯肅或似置驛之鄭莊故會稽之逸士玉山之遺
老亦接跡而登堂蓋立身在儒俠之間而豈徒飾冠劍通
車騎之煌煌與

王賓之像贊

君貌則癯君志則剛片言不合拂衣遠藏故對人多不可

之色處世乏善全之方君方自笑笑其疎狂斯乘堅策肥
之子望之日遠而漱石枕流之徒樂與倘佯嗚呼世道衰
而淳風喪願君善守其拙勿忘也

陳君祚像贊

揚袂而歌耶曾見其雜延年之列援笛而吹耶曾見其拊
桓伊之節今何攬鏡自照復奏此虎頭之一絕昂首翹足
眉宇清軒左契右書威儀脩潔彼何人斯蓋江東帝子之
苗裔而華陰處士之遺颺

自題入山採藥圖贊

欲攬轡其奚從嘆頽波之莫挽斲參苓以爲娛入深林其
不返念勾漏兮吾祖懼五十之已晚芝乎爾寧不早暮兮

自反

講義

附

乾卦講義

辛卯六月諸同學會于先節母祠命芝述易經乾卦大意
芝辭不獲命乃揖諸公而言曰乾卦一卦其文甚長若一
一敷演語不易了今只言彖爻大旨了得此旨則六十四
卦一串穿却豈特一卦之義乎良久乃言曰諸公不必以
易言易只須于自己身上識得這乾體乾者純陽也乃吾
身至高至明至精至粹之物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凡

愚不加少聖哲不加多之物也只爲百姓日用不知如魚
在水中不知是水仁知又落于偏見如執日光以爲日體
故君子之道鮮惟聖人直下透此乾體又能時時改過時
時遷善廓充盡量以至潔淨精微故能橫徹上下直貫古
今始知本無不大本無不通本無不宜本無不固以其無
不大故名之曰元以其無不通故名之曰亨以其無不宜
故名之曰利以其無不固故名之曰貞貞復起元循環無
端莫非此乾體之運用一物而異名時時應迹而時時無
朕者也乾體之神妙不測如此故其出而應世升沉俱妙
顯晦咸宜時而潛也則爲初九之潛龍一意韜藏深沉不

露時而見也則爲九二之見龍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時而
宜惕也臨深履薄乃爲合度時而應躍也進退不果無不
皆妙時而當飛也雲行雨施萬國咸寧不幸而至于亢此
伊尹桐宮之放周公未復子明辟之時也向非聖人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能毋悔乎聖人若曰龍而至于亢也
猶不能無悔可不懼哉看來六爻之義原來無一時無一
事無一物不備如匹夫之出作入息耕田鑿井原來潛見
惕躍飛亢之道無不具足特行不著習不察或意見橫生
便千差萬錯耳若以應迹言之或一聖人而六爻皆備或
一聖人而備三四爻或一聖人而備一爻二爻然有餘于

潛者必非不足于飛而餘于飛者必非不足于潛出入變
換神妙莫測惟其莫測是爲用九倘稍一凝滯便爲九用
爲九用者有首如以清爲首者或不足于和以和爲首者
或不足于清推此爲類稍有踪跡稍有方隅便可尋索皆
爲九用若夫見羣龍無首者窺之不見其朕兆測之莫得
其町畦宇宙在我造化生身卷舒闔闢誰得而知之哉到
此地位便是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雖然夫豈遠乎只是
識得此乾體而已識得此乾體廓充盡量以至潔淨精微
而已願與同學勉之要知此乾體原不與坤爲對一落對
待便爲九用願同學更思之

語畢又曰吾輩今日正應潛爻之義敢取潛爻之義與同
學申明之潛爻之義不必另解文言一節剖發殆盡不易
乎世者天下薰天塞地無非利欲吾道自如也卽禪家所
謂長安雖鬧吾國晏然是也不成乎名者言不可得而名
亦言無一毫名心夾帶其間也只如吾輩今日此會亦須
各各反勘有一毫名心夾帶否稍有夾帶非潛也遯世無
悶不以世不用而悔也不見是而無悶者卽龍溪先生所
謂大豪傑人被惡名埋沒一世亦不惜是也只如今日此
會或以爲好名或以爲捷徑或以爲儒禪混雜種種議論
豈曰無之若實能識得乾體一切是非毀譽自不能動搖

稍有動搖又非也樂則行之乃知潛不一于潛一于潛沮
溺之徒也憂則違之乃知無時乎不潛有不潛管晏之徒
也至于確乎其不可拔句更須理會所謂不拔者豈六
于不拔哉有意于不拔便入于意必固我之私而非矣此
之不拔乃是識得此龍體龍體者卽乾體也得此槩柄入
手自然不握而固老子所云善建者不拔此之謂也而有
意于不拔者豈真不拔哉凡此皆吾輩今日至切至要之
務願與同學共勉之

臥龍山人集卷十四

終



